

因緣遇合

一

自序

芸芸衆生。朝起夕息。刻不能忘者。功名富貴耳。乃求者萬千。而得者一二。幾令人莫名其故。安分者。以爲有命不可強求。不安分者。就有許多鑽營醜態。知豈功名富貴。任人取携。遺臭流芳。權在自我。人亦求其在我者而已。天命曾退處於無權。是書敘述。李公一生事迹。並無大異人之處。只是求其心之所安。無不因禍得福。孟子所云。天爵修人爵。自至者其李公乎。至方之遇李翁之遇唐。後來皆能食報。有不期然而然之妙。惜著者文筆生疏。未能描寫盡致。且多有掛漏閱者諒之。是爲序。

時大中華民國歲次己巳十二月

侯雨臣感書

序

因緣遇合一書。吾友侯君所著也。披閱一週。於以嘆此書。有益於世道人心不少。其描寫君子也。如聞格言。如親道貌。其刻畫小人也。窺其肺肝。摩其聲態。閱其書如接其人。如見其事。賢愚誠僞。靡不活現紙上。所謂善可以勸。惡可以懲者。其此之謂乎。至於命意正大。佈局齊整。穿插敏捷。結構緊嚴。通篇如一氣呵成。誠傑作也。足以興起觀感也夫。

時大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己巳十二月

逢時氏識於杏花書屋

因緣遇合序

昔人謂因緣之說。出於佛書。足補儒書之缺。信哉。因緣遇合。蓋非偶然也。夫世塵累劫。人事萬變。苟考其遇合之故。莫不有造因起緣焉。吾友侯雨臣。卽本是義。成此洋洋洒洒三十萬言之妙文。書中所傳武俠節義諸事迹。固足驚心動魄。復佐以如椽之筆。故其插寫穿插處。栩栩如生。極五花八門之致。奇想奇筆。以成此奇緣奇遇之書。可謂近時說部中之翹楚矣。因歡喜讚歎。爲弁言如右。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九日

玉田趙煥亭序

因緣遇合

前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開壽筵華堂生貴子 | 具特識旅店濟英賢 |
| 第二回 | 庸醫無技險誤賢豪 | 媚藥迷人幸逢佳士 |
| 第三回 | 九日登高欣逢喜報 | 一堂會客巧遇故人 |
| 第四回 | 無定僧皈依昨非子 | 翁小姐受業楚夫人 |
| 第五回 | 高夏寅混充紳士 | 張大奇路劇強徒 |
| 第六回 | 半壁山埽清餘匪 | 固始鎮拜訪高賢 |
| 第七回 | 一線嶺義士救恩主 | 永甯縣賢宰懲刁民 |
| 第八回 | 荒草坡戰敗土司兵 | 多寶寨歡迎賢縣宰 |
| 第九回 | 用暴除暴有才奇謀 | 以惡濟惡吳孟拙計 |
| 第十回 | 異僧夜入永甯縣 | 王遠再探冷月菴 |

第十一回 破密室縣令恁淫尼

升涪州藩台獎幹吏

第十二回 十里舖手足敍舊

松藩衛將士用謀

第十三回 楚參將奇謀柔遠

李太守斷案如神

第十四回 趙小勤生闖三角峪

侯無咎偵探七曲山

等十五回 侯無咎三探七曲山

無定僧得道無相寺

第十六回 王遠訪賢臥病山村

太守勦賊借重俠義

第十七回 甄懷仁無心洩漏洞

花老頭有意聽鄉談

第十八回 花老頭蘇州告狀

李高氏北京探親

第十九回 翁小姐聯姻唐天佑

紅姑娘路遇活魯達

第二十回 水簾洞內救舊友

荒草菴中逢劍仙

第二十一回 紅姑娘力戰僧戒寶

翁小姐手斬賽鵝毛

第二十二回 張昌順計阻對口川

小蜜蜂重整雲罩寨

第二十三回 金玉振肅清七曲山

李公子路過興平鎮

第二十四回 老學究侈口談天文

白氏婦設謀害幼女

第二十五回 李蘭小姐險遭毒手

佟忠義僕憤起忠心

第二十六回 李蘭婚配瑞昌圖

黃二搶走白氏婦

第二十七回 李公子青年登第

方大人金殿荐賢

第二十八回 游古寺紅潤平賊

開家宴小姐叙舊

第二十九回 念舊恩村婦進京城

定姻親玉佩還故主

第三十回 老誥命頤養定安莊

小宗師督學成都府

第三十一回 李學政成都放賑

唐參贊青海立功

第三十二回 天佑建謀窺形勢

王遠奉命測地圖

第三十三回 張元帥開重要會議

昨非子怨奸詐居停

第三十四回 呈地圖參贊奇謀

關餉銀大帥發令

第三十五回 金統領奪野狐嶺

楚先鋒破三道溝

第三十六回 白統領埽平枯木洞

張元戎奏凱黃勝關

第三十七回 張大奇奉旨進京

瑞昌圖得子賀喜

第三十八回 張元帥金殿恩榮

李公子洞房花燭

第三十九回 三代誥命萃於一身

兩字福壽來從天上

第四十回 奉高堂大開壽筵

貽孫謨廣集福蔭

武俠
小說

因緣遇合

玉田 珺卿 著

第一回 開壽筵華堂生貴子 具特識旅店濟英賢

話說北京順天府治下有座盤山。是北洋著名的田盤。那山藏風聚氣。毓秀鍾靈也。不知出過多少賢豪名士。如今單說有位李公。這李公諱誠敏。字勉之。是則周公的次子。當誠敏降生時。適逢封翁初度。賓客滿堂。正在勸酌歡會之時。家人報告。儒人產生二公子了。座中有位來賓。精於星算之術。諸客皆向封君致賀。獨此位默然無語。衆人也不在意。少時那位拍案大呼叫絕。衆賓駭然。莫名其妙。只見那位向封君拱手曰。適間默推此子八字。多有令人不可思議之處。按方纔貴价報來時刻。加以本年月日。此命爲履險如夷格。將來不可限量。必有一番動地驚天事業。余閱人雖多。如此子之奇者實不多覩。願吾兄善視之。封翁答以謝詞曰。孺子始生。辱承過譽。何以克當。原來封君是位達人智士。起家翰院。屢遷至內閣。京堂諱則周。字啓昌。別

號鳳翔。那時正是清朝乾隆帝御宇。四海昇平。萬民樂業。後因文字獄大興。一時賢人。株累者不少。則周公有位知己朋友。又是內親。姓翁。四川藉人氏。亦被仇人牽連在獄。則周無法營救。只得暗中迎其家屬來家養贍。以盡知己之道。由此看破宦海風波。知機引退。卜居畿東田盤山下。小小一座定安莊內。終日閉門課耕課讀。幸喜先世有資。經濟充裕。足供救難濟急之用。遠近皆目爲善人。是日莊中父老。以及故舊相知。全來祝嘏。聽得此語。莫不忭舞歡欣。則周公因慶壽生子。心中分外暢快。囑咐家人洗盞更酌。飲至更深。賓主盡歡而散。光陰迅速。一日則周由京內歸家。路過三河旅店休息打尖。無意中出門負手閒看。倏見對廂窗下一人。衣裳整潔。面有病容。向陽獨坐。抬頭望了。則周一眼。旋即他顧。則周經那一望。見他面龐枯瘠。目射神光。知道是位奇異之士。又不便唐突攀談。正在此時。店內堂倌來請用膳。則周先用飯。止住堂倌。細問此位客人來歷。那時店中客多很忙。堂倌知道則周是位顯宦。又知則周最喜救濟困窮。是一方福星。堂倌不敢怠慢。站住身。手提託盤。帶笑向則

周說。老爺有所不知。此位是南方人。來此科考。到這店內。卽染時疫。至今已有一月。多了帶來的盤費。想已用盡。現欠店飯錢醫藥錢。很也不少。說是京中有他朋友。去了信。也沒有回音。此時病體初好。打諒與家中去信要款哩。則周一聞此言。立時走向對廂。向那人舉手。和顏悅色的問道。老兄貴姓。因何困居於此。堂倌從旁向那人指着。則周說道。此位是李大人。我們一方的大善士。每能濟困扶危的。則周瞅了堂倌一眼。那位也不理他。起身對周略一舉手。淡淡的答道。學生是上京應舉的。不料病於店中。有勞丈者垂問。則周心想。此人到此田地。絕無乞援之意。真非常佳士。於是動了愛才之心。恭而且敬的道。老兄貴體乍愈。在此窗下。恐受簷風。不棄老朽。敢請對廂小坐。那位推辭不過。彼則周携手引入西廂。彼此攀談。始知此公姓方名槐。字樹人。江浙人氏。起初你謙我讓。尙有些客套浮文。後來談論投機。簡直如家人父子。竟不拘形迹了。可見英豪聚會。心悅誠服到極點了。堂倌從新整理來酒肴。二人對酌談心。有如故舊。飯罷。李公喚來店主人。吩咐道。方先生所用醫藥錢。以及店

錢飯錢。共有若干。明日我遣人送到。再託你雇轎車一輛。先送方先生上京。車價我這裏給。店主人應聲退出。自去雇車。則周回頭向方槐說。樹人賢弟。愚兄本想同弟到舍下盤桓幾天。奈因試期臨邇。只好分手。今奉上白銀五十兩。聊助行裝。望賢弟善自攝養。騰達有期。愚兄恭候佳音而已。方公也不推辭。答道。此科若得微倖。弟必造府拜候。說畢。收什行囊。拱手登車而去。李公送別。自己仍轉歸家鄉。在家無事。每日常到書房閒坐。那時誠敏已長到七歲。天天與乃兄誠敬入學讀書。所請西席老師。是位老道學先生。真是步履有常。目不邪視。終日枯坐一齋。除與二位公子講解外。就是同李公說些文章。絕口不言世事。這日李公正在書房閒坐。外邊家人傳進一簡。李公接來拆開一看。知是方樹人寄來的。因他已中鄉魁。這時河南北白蓮教猖狂。朝廷命將出師。有人荐他去參謀軍務。不得造府晤談。望祈賜教等語。李公閱罷甚喜。由此沸沸揚揚。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說是白蓮教蠢動。到處皆是。有的說某村獲一白紙小人。手拿剪刀。有的說某處癩髮匠。剛與人梳好辮子。向後一扔就沒

有了。又有的說。夜間呼名不可答應。一應聲卽死。此等謠言。越是村僻。越說的多。越傳的快。究竟是有誰人看見來。不過是傳說而已。朝廷怕是恐亂民心。於是重鎮加派兵丁。並下上諭。各縣團練鄉勇。以防奸細。造謠生事。近畿重地。更要駐紮大兵了。定安莊雖是僻鄉。因切近盤山。又有行宮。所以更有兵鎮守。可巧定安莊東頭。有一座關帝廟。基趾宏敞。房舍很多。那後路統領官。就借關帝廟的跨院。作爲行轅。廟內有一位僧人。自號前定。本是不識字的人。今且將正文攔起。敍一敍僧人來歷。此僧到此住持。亦是經李公許可。當初有一老僧。故去了。無人看廟。適值此人立志出家。李公就派他看管此廟。自號前定。从不言其姓氏。家鄉聽他那口音。也是北方人。年方二十餘歲。爲何要出家呢。他常向人說。曾充某縣門軍。一日清晨起來。登城大解。向下一望。見那叢草中。彷彿有個錢囊。急忙起來。提着褲子。一步兩步跑到城下。臨近一瞧。是一破爛布裹些敗絮。且有狗糞。污穢不堪。睡了一口。復登城下視。逼真是個錢囊。遂立意取出。以觀究竟。及下城來取。則蛆虫滿集。污臭欲嘔。方轉身欲走。從

北來了行人。走至前。俯首拾起。我忙上前止之。那人問此汝之物乎。我曰非也。余守此多時矣。汝試瞧中有何物。那人掏出。乃數百銅錢。二張土錢票。那人卽以一紙錢票奉送而去。我得此錢。市肉沽酒。將以大嚼。不料肉熟酒溫之際。縣署差傳門軍諭話。急急忙忙。掩門從去。回來開門一扭。不知何處來一惡犬。酒壺倒地。肉骨無存。把油汁淋漓一炕。借來瓦器。撞碎滿地。鍋內全餓了個罄淨。由此悟道。自號前定。取人生莫非前定意思。聽說關帝廟沒人。乃充當此役。那和尚每佐李公行諸善事。以故李公亦樂與之游。一日請見李公。報告一事。因統領哨兵。偶於要路獲來一人。云是奸細。押解來廟。前定僧見那人年青貌異。恐怕交到營務處。卽性命不保。前清營務處。是行營執法機關。殺幾個人。是很平常的事。爲此急急報知李公。李公一聽。立刻跟着和尚來到廟內。面求統領。替那人緩頰。幸虧那人尙在巡捕房。又無甚大過犯。只於攜帶包裹內。有幾斤火藥。據供稱係團練鄉勇用的。統領素仰李公爲人。一口允許釋放。連軍棍也沒責打一下。原來此人。姓王。名遠。字來之。京東人氏。後來在邊

庭上屢立戰功。大有名望。此是後話不提。當日王遠知道李公人情。親自到府門叩謝。李公勉勵數言而去。又過了數月。河南河北。教匪肅清。各處官軍仍回防地。不表正是。

老眼無花。風塵中特識賢士。婆心最切。繚綫內拔出英豪。

欲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是愛國英雄熱血健兒第一部的紀實小說！

是國民革命救國運動最重大的歷史演義！

寫亡國之慘痛，令人疾首！ 寫復仇之快事，令人敬仰！

有偵探思想，能增人智慧； 有俠義行爲，能提人精神。

凡我同胞， 不可不看。

楊 塵 因 傑 作
英 復 仇 記
雄

楊塵因先生的小說。久負盛名。本書爲其精心傑作。描寫英雄的氣壯。志在報國復仇。不顧生死。百折不回的精神。着實可敬可佩。全書佈局之奇妙。描情寫景。處處入神。誠非後學所能步武。且其宗旨。寓有愛國思想。更非其他小說所能及。愛好小說者。當以先睹爲快也。

第二回 庸醫無技險誤賢豪 媚藥迷人幸逢佳士

且說翁夫人張氏帶領一子一女。在李府避難。已有六七年之久。夫人內弟張大奇。武進士出身。官居參將。於手足間最篤。時常餽遺慰問。每月不斷。則周的夫人。母家亦是張氏。於翁夫人爲遠房姐妹。翁公子名希孔。字述先。與李誠敬李誠敏。一同上學。翁小姐字璧。隨同兩位夫人。學些針黹。張大奇因平白蓮教匪有功。升任湖南鎮守使。湖南臨近四川。翁夫人知道了。卽與張大奇去信。心想借此還家。張公得信。焉有不願意之理。於是多備資斧。託他內兄王道明。迎接夫人母子。先到任上。再議歸川的事。則周夫婦得知。亦不便再留。一切祖饑餽送贖儀。不必細表。其中獨有誠敏與希孔最好。戀戀不捨。然亦無可如何。只得洒淚而別。單說王道明。生成的利徒。他見李府贖儀豐厚。遂將他妹丈給的川資。隱藏起來。並未告知翁夫人。夫人以爲兄弟的內親。當然是可靠的一路之上。任憑王道明處理。起初上路。或飲食或尖宿。尙

與夫人商酌一二。後見夫人可以欺朦。他竟自刻儉起來了。您想翁家公子小姐。自小豐衣足食慣的。如今是風霜勞碌。行道艱難。已是萬分的苦惱了。加上食不飽住不安。他就越發的受不了了。一日行至河南地界。公子就染成一病。若是好好調理。也最容易好的。無奈王道明催迫趕路。公子之症。一日重似一日。夫人有點着急。這才對王道明說。暫在旅店住下。請位大夫調治。調治等病好再走。王道明不敢違拗。請到一位似通不通的大夫。前來診治。若論公子症候。不過是受點勞碌。有些感冒。發散發散就能復元的。那位大夫。竟張大其辭。什麼癩疹啦。什麼邪毒啦。說了一大片可怕的話。若是有知識的人聽見。簡直是放屁。你想他那個藥。是用得的嗎。可惜婦人無有主見。竟購來服了一劑。一夜之間。把個好好公子。弄的閉塞住氣了。夫人一見放聲大哭。王道明假裝瘋魔。假裝着急。向夫人說。您老人家。却不可高聲。店中。最忌諱死人的。如今公子既死。也是無法。莫如悄悄不聲的抬出去掩埋。到覺省事。夫人此時哭的一點主意沒有了。這王道明如此說了。也不等夫人許可。他就如此的。

辦理。這是希孔公干。應當有救。若不如此。再用上這位大夫一劑藥。定然是不能活的。那位小姐翁璧。遭此意外。心中十二萬分難受。還得勸勸母親。恐怕再有不幸呢。於是立定主意。離開此店。將此意告訴王道明。王道明一聽。正對心坎。連聲應道。是小姐高明。小姐先勸太太去。我即時吩咐他們套車。就是於是一站一站。夫人總是憂愁。獨有小姐心內忖度。好好一個人。沒有甚麼大病。怎麼服了藥就死哩。心中永是游疑不定。及至到了鎮署。張公夫婦得知。未免哭了一番。甚是嘆惜。但是希孔既沒了。小姐又幼。翁夫人受此奔波憂慮。莫如在此間暫住。以後再議入川的話。翁夫人也允許了。從此小姐住在鎮罷。早晚從張公研究些武術。可奇的是小姐自小。即不愛脂粉。專喜鎗刀。天生一副神力。張公署內三號弓刀石。小姐全能玩弄。亦可奇得很。夫人因是只有此女。亦不約束他。母女從此就住鎮署。不表。再說李夫人。自翁家母子三人走後。頗覺寂寞。一日與李公商議。想欲與誠敬完婚。誠敬之妻。本是商人之女。皆因李公深悉仕宦閨秀。驕矜者多。諳家務者很少。欲娶一勤儉朴誠之

女况誠敬素性懦弱非強明精幹的內助不能成家故此與本處高姓商人做親今經夫人提議不一半年即迎娶過門誰知高氏雖出身寒微其生性與人特異如今見李府之親友內眷那一位不是幽閒貞靜一舉一動全循禮法莫不藹然可親高氏在家所見的是土婦村姑語言俚鄙今到李府若依其本來面目到也罷了乃不知自愛裝模作樣硬冲董局不用說大家規矩一概不曉就是極平常使用的物件多有不知何名何用的有一日誠敬由外邊拿進一個瓷花痰筭放在床下回身出去他以爲是件花瓶四平八穩假坐在床頭先痰嗽一聲遂即申飭女僕曰少爺有事將花瓶放在地下你們還不趕緊供在棹案以上一會貓狗進來碰壞你們不担干係麼說的女僕抿着嘴笑諸如此類也說他不許多從來慈善父母待兒女絕不肯嚴厲所以高氏由入門以來並未聞翁姑說過一次長短至於誠敬更是無能之輩久而久之高氏竟擅作起威福來府中若男若女無一人不談論他他也不以爲然若論他貌相極其是愚蠢硬要裝作鳩嫵且天性奇淫正逢鄉試年頭李公命他

二子納監入闈。高氏故令誠敬裝病。他也不怕耽誤他丈夫終身。李公本是達人。心中明白。並不勉強。單令誠敏去考。要說誠敏的八股文章。剛才完篇。絕對不能中選。皆因誠敬僞病。李公故令誠敏入場。誠敏帶老僕赴京來。到都城。於貢院附近。賃下小寓。前清每逢鄉會試年頭。考場左右人家。全可以租賃的。况北京婦女。是早已開放。大大方方。絕不像鄉下婦女怕見人的。所以住宅之內。卽對面房屋。亦可招賃舉子。誠敏所賃。是臨街門房。二門以內。房東居住。居停是位當部員的。他有位少爺。住在二門內西廂。那位少爺。花天酒地。不務正業。每每夜半歸家。二門是永不閉的。一日少房東不知從何處得來一包媚藥。視如珍寶。藏於廚內。其妻大疑。以爲是何物。事如此貴重隱藏。趁他出門不在家。開廚尋出。原來是一張紙裹小瓷壺。有意無意間。拔開其塞。不見有物。但聞一股異香。冲鼻入腦。隨卽塞上包好。放歸原處。不料時至黃昏。藥性發作。覺一縷媚氣。由脚跟上。止於心坎。刻不能耐。因二門未閉。想到誠敏身上。素常亦見其年青貌美。乃不顧羞恥。暗暗出了二門。上前用指彈窗。誠敏

正抄寫文章聽窗外女子聲音。知是居停少婦。問其何事來此。隨聞窗外囁嚅而言。甚不清晰。誠敏明知不是好事。在內答曰。不可不可。實在不可。那少婦經此拒絕。一時心內明白。我本良家兒女。爲何作此曖昧之事。幸喜此處無人。不然豈不羞死。於是悄沒聲的歸去。坐於炕上。那慾火不知從何處飛來。不能遏止。咬定牙關。忍之又忍。移時略覺清醒。心中大悟。此必壺中香藥所致。翻身下炕。到院中水缸內舀碗冷水。飲了一口。心內清涼。連飲兩口。藥力解散。上炕蒙被而哭。旋想此藥如此厲害。必將遺害於人。起身開廚。將壺中之藥。盡傾於爐火以內。點火焚之。可見世上浪蕩子弟。蓄媚藥者。以爲引誘他人。實不知自己家中之事耳。當日不是遇着端人正士。其事將有不可言者。正是

心存恕道。燬淫藥不愧完人。
志在求名。拒奔女乃邀天眷。

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回 九日登高欣逢喜報 一堂會客巧遇故人

且說清朝春秋兩試。最爲大典。秋闈於八月初八日。士子進場。預於初五日。欽命王大臣等。朝衣朝冠。在貢院龍門外。恭肅迎神。初六日放鬼。龍門上掛起白旂兩面。上書有德報德。有怨報怨。此事雖近於迷信。然亦不可抹煞。著者曾記光緒某科鄉試。二場有位同號生。自割其腎而死。又有一南方口音人。舉止失錯。言語支離。在至公堂上。手持試卷。卷面大書我負汝三個字。可見鬼神之道。不可盡誣。初七日。欽點試官。獨有大主考許帶隨從一人。因主考全是年邁老翁。皇上格外施恩。當日五更上朝。奉命後不准歸家。立時監送到貢院。簾官亦復如是。所以防閑舞弊。莫不周至。及士子場畢。各房分閱考卷。誠敏文字實是嫩弱。房官一見。提筆剛批一個欠字。旋聞人聲入耳。曰。不可。不可。心內一驚。莫非此生有陰德乎。乃改批呈荐。等到大主考閱卷。更是一無可取。推置一旁。方欲另取他卷。也聞窗外人言。不可。不可。大主考心動。

又聞曰：實在不可。大主考不取別卷，把此卷從頭細看，雖無驚人佳句，但也無大疵。謬不得已，取中榜尾。原來那說不可不話的，並非是有鬼神。是兩名跟隨主考的人，在聚魁堂廊下烹茶，彼此應答哩。他們說的是不渴不渴，房官主考聽的是不可。亦可謂之偶合而已。單說誠敏考完歸家，仍是照常念書，絕不作登雲之想。時逢九月，李公在書房與老師談天。僕人稟稱關帝廟和尚特約老爺與師老爺。明日重陽佳節登高。李公尙未答言。老先生卽曰：僧道本是異端，吾輩自命爲儒，旣不能攻，焉可與之同伍。交談且不可。况同游乎。居停請自方便。小弟不敢奉陪。李公素知老師固執，說道：明日的事，明日再說吧。次日晨興，前定僧卽來府坐候。李公吩咐僕人預備酒饌，先担去山下林中。等候定安莊離盤山三五里路，自己携誠敏共僧人逍遙散步。一路行去，見些場圃桑麻，打稻割禾之野老，行至林下，僕人已將茶烹好。二人對坐於大石之上，飲茗談天。倏見由北來一大漢，面目瘦損，步履艱辛，好些時才走至切近。李公起身喚住那漢，問其所苦。那漢看了李公，答道：僕姓袁，名平，本縣

城南居住。出口外數年。未遇知己。今想回家看望父母。無奈盤纏用盡。飢餓難行耳。公命僕人與以餅餌。那人詳詢李公姓氏。飽食一頓而去。和尚拱手曰。此醫桑之餓人也。後當得報。李公曰。吾輩但行心之所安耳。既已遇之。安忍彼自我餓之乎。於是開樽暢飲。剛欲舉筋。老僕佟忠上蘇州城內買物。聽說少東人得中。急忙催驢回府報喜。正於林下相遇。當時稟明二少爺得中。城內報喜的鼓樂砲手。不久即來咱府。李公知道大喜。吩咐佟忠先回。叫僕人收什碗盞挑回。對和尚道。咱們歸家去領吧。和尚道。正該到府上叩喜。來至莊內。只見門前亂亂烘烘。許多報喜的等賞錢哩。李公吩咐佟忠賞封從厚。把來人儘數開發去。隨預備覆試應帶應用的物件。此時驚動合莊。同來賀喜。府內上上下下。無一不歡樂的。獨有高氏。心中又悔又氣。悔的是當初若令誠敬也去。此時何等的快活。氣的是內外上下。若男若女。沒有不趨承誠敏夫婦的。將我竟如此寂寞。誠敬因他妻子如此。心中也是很愧悔。但外面強爲喜悅而已。原來誠敏即於那年結的婚禮。夫人劉氏。雖是農家女兒。家庭頗有教育。自

過李門上自翁姑夫婿。下至僕婦婢女。無不贊成。其克盡婦道。待人和氣的。從此一來。越顯着高氏不好了。此話不表。且說誠敏上京覆試。住於前門西河沿永升店。照例的先到禮部報到注冊。察看房師座師是誰。好去叩拜。禮部查明第八房房師翰林方槐。那方槐自從平定白蓮教後。得了小小議敘。仍舊會試。欽點翰林院庶吉士。賜進士出身。此科入簾爲八房試官。從來新貴來京。先拜房師。後拜主考。誠敏打聽的確。來在方公接待室。獨自候見。號房人持手本又引進一位新貴。也是方公門生。來拜方公的。那人進門。誠敏站起。雙方四目共視。愕立移時。彼此謙遜入座。互通姓氏。那人乃河南人。姓殷名希孔。誠敏暗想。我翁哥與此位面目無二。名字亦同。怎麼姓與籍貫不對哩。大惑不解。等誠敏說清鄉貫姓名。那位只覺丹田發熱。鼻翅發酸。口吻自動。目中痛淚紛紛而墮。誠敏心知有異。問道。兄其我之翁哥乎。那人屢點其首。久而久之。始收涕言曰。余之苦惱。無可告語之人。今日幸遇吾弟。實天緣也。再說當日翁夫人自希孔死後。一切事皆是王道明處分。那王道明是純粹利徒。並未買

衣衾棺槨。只雇幾名苦力。挖一土坑。好好歹歹將希孔掩上。是時正值隆冬。地凍的堅硬。刨挖不深。蓋的土也不嚴。簡直的是用大塊土。把希孔倚在地上啦。幸虧如此。希孔得以復活。希孔本是一陣昏暈不省人事。夜半藥力解散。兼有土氣入鼻。穿腦土氣是能生人的一點一點的。漸漸甦醒。就能坐起來啦。抬頭一瞧。星月滿天。乃是荒塚。希孔雖小。素來胆子是正的。要是別人家孩子。不用說在亂葬墳中。就是夜間身旁無人。也是要哭的。希孔不但不哭。並不害怕。迴想我在店內。毋姐與我藥吃。何以落在此處。必是以我爲死了。葬我於此。怎麼沒有棺材呢。我不免到店中看看再說。此時心中並沒想到他們走啦。於是勉強站起來。慢慢摸至店外。這時天光大亮。店主人開門。看見希孔復活。請進來。奉以熱湯水。因店主人老成經歷的多。知道世上有復活之事。並不以爲鬼祟詐屍等等。然上年紀人。亦有想不到處。設當時雇一個快行之人。也許追上翁夫人。豈不大妙。乃只顧慶幸復活。歡歡喜喜。告訴老妻。告訴伙伴。好好的服侍公子。他是復活的人。一切飲食衣服。多加照料。希孔本是一孩

子。又且乍愈的。那能想到追翁夫人呢。事後想起來。也就晚了。萬般無奈。還是店東將公子送到鎮上一位退居林下。姓殷的太守家。那太守兩位少爺。請位老夫子教書。想着我個伶俐書童。伺候老師。可巧店東將希孔來歷敘明。太守可也願意。希孔無法。只好從下。太守叫希孔專管書房。夜間與老師作件。那位老師。很是高明通達。知道希孔是讀書子弟。每於閒暇時。爲希孔講解。希孔天生聰明。不上二年。詩文辭賦。無一不通。幸虧老師慫恿着殷太守。令他與二位公子一同赴考。叫他報名也從殷姓。太守也應允了。不用說二位少爺。有太守的面子。是容易進學的。希孔憑自己文才。亦不落後。老師大喜。是年鄉試。仍叫他三人同去。誰知鄉試不比小考。是不容人情的。殷家公子全落孫山。而希孔入選。今日來京覆試。原是老師給備資斧。命他來的。老師雖視如親子。他總不敢說明真姓。恐怕文字獄罪人後裔。是不准考試的。現在確見李誠敏。把一肚子的苦處。全勾起來了。焉有不傷心的道里哩。誠敏得悉他經過之苦。亦爲之流涕。移時請到方公會客廳。二人叩拜如儀。謝其提拔之恩。方

公謙遜。及閱誠敏三代履歷。乃將當初病困在店。蒙李公垂青之事。從頭至尾告訴誠敏。誠敏纔知道是父親故交。格外親愛。照例門生拜房師。亦贄敬而已矣。如今方公見是知己朋友之子。遂將闈中。頻聞不可不可之說。告訴誠敏。問其有何陰德。誠敏不便明言。但唯唯而已。後來還是告明翁希孔的。當日二人拜辭方公。一同去拜主考。說也甚巧。兩人的座師。也是一位。回來希孔將行李搬到永升旅店。與誠敏同居。誠敏商量各繕一稟。遣人回家。將此巧遇。報告堂上二老大人。俟寶和殿覆試以後。定携希孔來家云云。好的是定安莊。距北京一百三二十里。家人一日即到。李公得信。告知夫人。張夫人曰。怪道翁家母子。一去永無音信。原來有這許多情節。可是呢。希孔爲何又改姓殷呢。現在他們兄弟兩個。都中了舉人。既要一同來家。也可以遣車去接接。李公曰。很好。我看他們的來信。不單姓殷可疑。就是省分也不對。那信內糊裏糊塗。很不明白也。想早接他們來問。轉瞬之間。覆試已完。二人卽坐家中車回家。進門請安問好。誠敏把拜房師遇見希孔的話。如此這般。稟明。隨呈上方公。

問候李公的信。李公曰。當初我見方槐。卽知是非久居人下者。如今果然難得的是你們房師。此事是極巧的了。希孔述說在河南失散。因係罪人之後。不敢露出真姓。將就在殷宅伴讀。幸虧老師栽培幫助。始有今日。不知舅父近在何處。母姐是否到家。隨說隨哭。鬧的李夫人。也不知是喜。也不知是憂。陪着他掉些眼淚。但說你今到此。仍在此住吧。慢慢的打聽你母姐下落。就是希孔回道。此節尙待斟酌。因甥在殷家。完全是老師的恩德。今日中舉人。也是老師極力資助的。殷家待甥。雖然不錯。比較老師相差的太多。此次甥想回去。稟明恩師。然後再來這裏。好打聽母姐的消息。不知二位大人以爲可否。李公曰。你那恩師。姓甚名誰。是何處人氏哩。他也算是愛才的了。希孔對曰。甥的老師。也是河南省人。就住居固始鎮。姓唐。名傑。字果夫。李公不待說完。卽曰。原來是他呀。怪道能如此成就你呢。此人有識有守。先前在兵部作主事。與我最契。時常會面的。後與上頭不合。才告歸不作官了。既是他。等明日消停。消停。你與他寫封信去。就說在我家。與你兄弟伴讀。以便明春會試。我再與他寫一

封信。當然是可行的。殷太守處。你也當寫信申謝。誠敏在旁聽說。滿心歡喜。在京向希孔說過多次。希孔總覺對不起老師。如今李公說開。希孔也無可說啦。只是掛念母親姐姐。求李公設法與舅父去信問問。李公曰。我自離仕途。世事一概不問。你要知道你舅父現任。等我與兵部朋友去信探問就知道了。李夫人曰。既是這樣。明天即專人上兵部送信。兩天就可以回來的。李公說。那也可以。我還要與方樹人回信呢。果然不到三天。接到兵部那位友人回信。說是張大奇。於今春已調任江蘇了。於是李公與希孔各寫一信。託承局轉寄江蘇去了不提。那時無郵政局。捐信是最困難的事。足徵郵政一事。是通國有益極便利了。正是

一舉成名。至公堂全憑德行。兩人同榜。定安莊廣聚賢才。

欲知後事且觀下回

第四回 無定僧皈依昨非子 翁小姐受業楚夫人

且說李公一日見天氣清朗。信步到關帝廟內。尋訪僧人閒話。及到廟內。談了片時。聽他談吐之間。有些見識。李公笑着問曰。古云一日不見。刮目相待。如今數旬不見。和尙何精進如是之速呢。僧人答曰。自九九歸來。那晚去關山門。門外來一老者。提着手拐杖。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請入方丈。老者語余曰。子具一身俠骨。一何放任若此。余曰。我看天下事事。莫不有定數。不可強求。與其勉強營謀。苦心苦力。到不如純任自然。也覺心靜。仙師說有俠骨。弟子力不能縛鷄。尙何俠之云。老者大笑曰。子錯解了俠字了。所謂俠者。常存利人濟物之心。不作損人利己之事。見義勇爲。見不義則深惡而痛絕之。不但不爲不義。卽見有不義的事。設着法子令其改悔。一心主於義。萬感不能淆。古來大英雄大豪傑。沒有不由此道者。奈何淡然無求。自甘暴棄乎。余經此一番指導。深味其言。問其居趾。老者自言。常居四川峨眉山中。號曰

昨非子。余請受業。老者爲余改有定爲無定。在此留連三日而去。李公曰。此亦奇人也。和尚師之能作一二義舉。不虛此生矣。二人坐談多時。老僕終忠請回家去。光陰荏苒。將到春闈。誠敏希孔二人。日日揣摩風氣。討論時文。以圖進取。這日正同李公說會試的事。由三河縣來一承局。遞到江蘇張鎮台之信。李公接來拆開細看。內云家姊女甥平安迪吉。來函示知希孔復活中舉之事。不勝驚喜。准於會試後。派差來接。希孔南下。以便母子會面等語。閱罷。皆大歡喜。希孔從此也放下了心。誠敏把信念與母親聽。李夫人聞之大喜。說至此處。暫將李公一邊擱起。敘敘翁夫人同女璧姑娘。爲何常川住在鎮署呢。一因四川家內無人。一因希孔已死。一因姑娘貪戀習學武術。一因張公生性友愛。一因王夫人子女皆幼。無人作伴。有此數因。所以張大奇升到江蘇。他母子也隨到江蘇。一日收到李公希孔二人的信。張公不及開封。立時告訴翁夫人母女。是時翁夫人境過事忘。到也不記念了。偶爾夜間想起來。不過自己感嘆。而今忽得此喜信。反到傷起心來了。還是姑娘在旁勸解說道。兄弟已中

舉人將來會試再中了。欽點翰林。一定能接咱母女上京的。母親何必着急呢。翁夫人擦了擦眼淚。說道我中心實在是很樂的。但想你弟弟這幾年。不知是如何過的。姑娘曰。橫豎不久即見面。總可以知道的。母親實在不放心。咱母女可以北上。去。翁夫人曰。咳。你快別提行道啦。提起行路。我是怕怕的。且說姑娘何以敢說北上話呢。皆因他此時劍術精通。有恃無恐。他那劍術。是從誰學的呢。張公武藝。雖然高強。也不過早晚指點一二。不能時時刻刻教他。皆因張公有位心腹將官。姓楚。自從征討白蓮教。即隨張公多立戰功。是有肝胆的人。平教匪時。匪中有位女子。投降情願受撫。張公察知其意甚誠。又且明白大理。當即許配與楚將官爲妻。此女精於奇門遁甲之術。輔佐其夫立功。後經張公訪知。傳進署內。叫他教導小姐劍術。那位楚太太。也很用心。一日璧小姐問道。古來所傳劍俠。能白晝刺人於市。人不能見。是操何術。能夠致此。楚太太答曰。姑娘欲學劍術。不必泥於古人。大凡擊刺之道。身心手眼。合而爲一。內實精神。外示安逸。布形候氣。與神俱往。縱橫往來。目不及瞬。此南林處女。

之祕訣也。以賤妾言之。只一快字而已。快則可以操勝算。快則可以禦強敵。若混於古人文字。劍仙能變爲微生物。彷彿西游記上孫行者。天下豈有此理。最當切忌的。是誤入邪途。第一要心正意誠。誠則熟。熟則靈。靈則巧。巧則快。種種出人意外之舉。不可思議。不可言傳。這一番議論。說的很透澈。小姐是聰慧女子。得此益支琢磨。技術從此大進。所以敢担任道路上的事。後來張公知道啦。說道姐姐甥女全不用着急。等我去封信。會試後或中或不中。再定行止啦。翁夫人應允。此段也攔過不表。且說希孔得到舅父之信。終日悶悶。總想立刻見着母面才好。無奈李公父子。苦苦不放。留下會試。也只可暫從。日月如梭。轉眼場期臨近。一同誠敏上京。一切賃小寓。進科場之事。不必細敘。不多日。三場完畢。希孔就要起身南下。誠敏說。兄縱然不望高中。也須到家稟明家父家母。然後再走。何況道途遙遠。川資旅費。固然寬裕。一路作伴。亦須覓一妥實的人才好。希孔曰。我自見舅舅信後。夢寐間常見吾母。吾姐。醒來每每傷心。只因伯父伯母深恩。與我弟情意。愚兄不忍過拂。所以勉強來考。其實

功名之念。分毫沒有。昨在場內還夢見吾母呢。如今老弟說歸家稟明。自是正理。倘伯父伯母准我南下。我還想順便望望恩師呢。誠敏曰。弟在場前忙碌。家父與方老師的信。尙未面交。明天咱二人同去拜望拜望。後天即可回家了。兄以爲何如呢。希孔曰。如此很好。我也要看看方老師去。次日二人備了些禮物。進城去。拜方公。方公一見手本。卽刻請會。誠敏將父親的信。雙手呈上。方公閱畢。對誠敏說。尊翁囑余探詢文字獄一案。現在已奉上諭。一切罪人全都赦免。許復原官。已正典型者。加恩其後嗣。准其一體考試等語。此事賢契可以面稟尊翁。余不再函復了。原來希孔的事。方公不知道。李公亦爲希孔深諱。恐怕翁家的仇人。又要生事啦。當日希孔聞知赦免。知道此事不必隱瞞。遂將其如何避難在李府。如何同母姊上湖南。半路誤服藥餌。猝死。如何在殷家作伴讀書。多虧唐果夫老師。令其改姓入場。如何資送進學。如何又資送中舉等事。從頭至尾。述說一遍。方公曰。賢契歸宗復姓的事。等發榜後再說吧。倘邀天之倖。得中進士。那時就好辦了。此事全在我吧。至南下的事。雖是賢契

孝思。據我看來。仍以發榜後再定行止爲妙。倘此處得中。賢契不在家。耽誤殿試。最可惜嗎。况令堂旣已有信。晤面何在一時呢。誠敏在旁說道。門生亦如此想。無奈希孔兄總是不忘萱堂的。方公曰。你二人仍是回家候榜。况復姓歸宗。也是大事。發榜後我定有辦法。賢契不用游疑了。此時希孔逢赦。很是歡喜。聽方公這樣一說。遂立定主意。專候揭曉。不再提南下的話了。於是兄弟二人起身告辭。次日歸到家中。將方公所說的話。一一稟明。李公夫婦大喜過望。向希孔說。自你們會試去後。又接到你舅父來信。說是五六月專人前來接你。我想到那時再定吧。時光易過。轉瞬清和。這日方公差人送來一信。李公拆閱。內云希孔得中。復姓一節。多有友人幫忙。代奏。定能俞允。勉之。此科雖落孫山。科名早晚有定。切勿墮志。努力討文。自登雲路云。李公看罷大樂。絕不以誠敏不中爲慮。照舊張羅殿試的事。希孔反覺着很不過意的。不但不喜。反到愁悶起來啦。愁的是母姊遠離。今又與李公父子分別。一人冷清清在京。恐怕無人照應。不知如何才好。那知李公早已替他打算好啦。一切應

辦的公事。統統託了方公。至那跟隨伏侍的人。即令袁平前去。袁平就是上年登高遇見的那餓人。後來投在李府。伺候書房。是很朴實可靠的。跟着上京會試。也是他去的。所以與希孔最好。日後希孔點翰林作編修。迎請母姊來京。半路遇着黑店。好容易到京團圓。諸事全在後文表白。正是

皇恩大赦。無庸隱姓埋名。少年登科。頗可榮宗耀祖。

欲知後事再觀下回

孤兒 穢仇 記
武俠 長篇

本書中把一個零丁孤兒做主腦，披露其一身 人事蹟！

從他襁褓時寫起，流落異地，遇異人成絕藝！

不知幾經危險，卒能報仇雪恥！

種種奇聞異事，令人咋舌！ 結構異想天開，令人稱怪！

中間夾敘兒女情愛：體貼入微？

筆致剛強中又帶溫柔，使讀者更換眼光！

情節熱鬧中尤覺幽靜，使讀者拍案叫絕！

全書洋裝一冊定價六角實售三角六分

第五回 高夏寅混充紳士 張大奇路剷強徒

上回書說的是翁公子上京殿試。再說李府中家事。誠敬之妻高氏。與誠敏之妻劉氏。兩人是天相反的。誠敬是好好先生。懦弱無能爲的人。一聞獅吼。就沒有脈的。李老太太年高慈祥。永不會責備人。李公是明達君子。家務不聞不問。因此種種關係。高氏可就揚起來了。起初還也有些顧忌。一來二去。大放其肆。誠敏呢。是日夜用功念文章。劉氏但辦其應辦之事。明知高氏驕悍。妯娌間井水不犯河水。高氏也不能無事生非。也是李府家運不濟。娶了那樣一個悍婦。忽有一年。李公自知時至。命夫人把兒子兒媳全叫到跟前。對他們說道。我也沒有甚麼不放心的。咱家的產業。除莊下收些租糧。就是京中那個布店。布店呢。有周秉義經理。是很賺錢的。近年買賣又好。生意興隆。獨是莊下租糧。年景不大好。就要拖欠。家中用度。有佟忠經營。最是妥實不欺的人。我也沒甚囑咐。你們哥倆。將來能同居。固然最好。若是分家自立。

門戶也不是不行的事。你母親上了幾歲年紀。你們自知道孝養。惟有祖父所用的舊人。是不可輕易更換的。李公坐在炕上絮絮念念。只顧說。夫人從旁說道。好好的將養身體要緊。無甚麼大病。爲何說此不吉利的話呢。誠敏夫婦未免心中有些難過。誠敬則神不守舍的。兩隻眼望着高氏。勉強聽聞。惟獨高氏留心。凡李公所說的話。無不記在心內。少時室中忽聞一陣異香。再看炕上李公不言不動。無疾而終了。大家舉哀。哭了一回。忙着辦理成殮等事。那衣衾棺槨全是現成的。也不必細表。單說李公故世。當然是誠敬主家了。李公在世。問方求藥的踵接於門。高氏以爲又費錢又麻煩。吩咐誠敬去掉了不捨。誠敬那敢不遵。高氏有一兄弟。名夏寅。字虎軒。少年喪父母。獨自單身仗着父親高有德在世。與他掙下許多傾東滅夥的冤孽錢。他就盡量的揮霍。自他姐姐過門。他到李府來過幾次。回到家中。也買車馬。也收拾客廳。自己不知怎樣排場。託出人來。買些陳設物件擺上。又叫裁縫做下許多行頭。也要廚子老媽使喚着。冤錢花了無其大數。又同姐夫商量。捐了一個什麼鹽大使虛

銜。居然也是頂子補子的裝辦起來了。可有一宗。與他來往的。無有一個不是白丁。所以這虎軒老先生。自覺像紳宦是的不錯。也是該當現醜。一日在他姐姐屋內。說起李公發引事來。什麼談經啦。什麼冥器啦。正議論之間。高氏問誠敬曰。可是呢。明日成主的事。大賓禮相。全請妥沒有呢。誠敬說。那事有老二張羅。我不知道。高氏說。你聽聽。這事有老二。那事也有老二。你這個老大主家的。全是聽喝罷。依我說。叫他當當禮相。（是指着虎軒）顯着你的親戚也冠冕好看。這也不行嗎。誠敬曰。此事怕他辦不到。那些禮節。他知道麼。高氏曰。我在家中。看見我們莊裏胡財主家出殯也。有四相。總是兩個人唱。兩個人裝啞叭。讓他當那個不說話的。還不中嗎。虎軒一旁聽着。很是高興。隨答曰。那事有甚麼難處。如今我也捐了官。新近求人在河工上。又得了一個功牌。是六品前程。恐怕二爺請的相。未必如我的功名大哩。高氏說。那更好啦。你姐夫總是事事不管。我怕他將來得受氣呢。誠敬說。點主的事。我是不懂局。纔靠老二辦理。其餘什麼事。不是我與你商量的。既虎軒樂意。我告訴老二少請一

位就是啦。等到成主那日。誠敏所請大賓就是方樹人。贊禮也是同年的朋友。全沒有講究的。頭一天都來了。成主之時。禮相衣冠齊整。迎請大賓。虎軒帶的是硨磲六品頂子。補服穿的是個七品的雉鷄。此事就好笑的很了。乃他那夫人。不知怎樣與他訂的補子。訂在元青外褂子上面。還不算穿起來。離小肚子不遠。也太朝下了。幸虧除大賓一位。朝衣朝冠。別位相老爺。沒有帶補子的。那時人山人海。全眊着這位高公子笑。他也不知何事。等到坐下。噉茗閒談。他也答不上口齒。後因翁希孔來看望方公。他是認識的。不管人家周旋應酬。他大聲向希孔說。表兄你那頂子纓子全丟啦。快快去找找吧。他實在不知道白事理當如此。在他以爲是好意。那知此言一出。大家全忍不住好笑。好容易諸事完畢。回到他姐姐屋內。向他姐姐說。人家坐席全有圍裙。可惜我沒帶來。高氏說。咳。那是飯單呀。這裏有。再坐席你拿去吧。計自開弔至出殯。高夏寅露怯的地方很多。李府的人。全拿他當話柄。從此他就懷恨在心。每每慫恿他姐夫姐姐。將李公用的舊人。全要裁掉。他荐到一羣宵小。李府之事。由

此一日壞似一日。高氏知道布店賺錢。叫誠敬將周秉義辭退。就令高夏寅去當經理。不上一二年光景。把那好好布店歇業大吉。家計遂入不敷出了。李公先世家藏那些珍寶玩器。也被高氏偷出。交給他兄弟了。高夏寅以爲金山可靠。越發揮霍。大凡不是正道來的錢財。絕定不能長久。連其原有家私。統統罄淨無存。簡直的糊口也困難了。高氏知道。攬撥誠敬分家。好叫他兄弟常川來往。誠敬日日哀懇其母。李夫人無法。只得順從。誠敬夫妻。是無不可的。不消說產業好些的。全歸誠敬。誠敬絕不計較。幸喜李夫人略有私蓄。補助誠敬用度。高夏寅可就在李府管事了。今將李府之事放下。再說翁府之事。翁希孔自中進士後。殿試欽點一甲三名探花。自己上封章。敘明已往事體。請求復姓。皇上准奏。並起用唐傑來京另候委任。希孔奉旨謝恩畢。與方公商議。想要告假迎母。方公曰。此時正有一很巧的機會。昨日見宮門抄有命令。舅來京引見之諭。賢契可遣人報告欽點探花。並准復姓之喜。即求令舅携同寶眷來京。豈不兩便。希孔曰。如此。明日門生。即派袁平南下送信。迎請母姊來京。

且說翁夫人自得信後。恨不一時到了六七月。好與兒子相見。正過端陽佳節。張大奇奉到上諭。叩拜聖恩已畢。立時將印信文件。交給楚參將代拆代行。自己帶同一位文案師爺。兩員內巡捕官。四名親兵。打點行李上路。正於這時。袁平來到。張公看罷書信。知袁平是希孔心腹人。隨領他來見翁夫人。說明一切。夫人母女大喜。趕緊收什收什。一齊起身。大員奉到聖旨。是一時不敢耽擱的。所以張公衆人。按站道行去。這天來到河南界首。翁小姐想起當日之苦。向張公說。此處不知離固始鎮有幾站路途。如到固始鎮。甥女想訪問訪問唐果夫先生。不知可否。張公曰。此乃必由之路。有何不可呢。人馬趨行之間。面前一座惡山。有名的半壁山。山前有犬松林。一望無邊。十數里遠。近老幹參天。密不見日。最爲匪人出沒之區。袁平是久走江湖的人。稟知張公。自己頭前探路。張公許可。前行不及一里之遙。陡聞林內。棒鑼响。跳出來一羣樓兵。攔阻去路。爲首一人。身騎花白馬。手提截頭大砍刀。高聲喝道。什麼牛子。將財帛留下。饒爾等不死。若牙礪半個不字。叫爾等立時喪命。此時翁小姐在最

後車上聽說有攔路強人。隨叫小鬟紅潤跟隨。翻身跨上豹劣烏騾馬。伸手提起梨花古定鎗。跑到車前。對張公曰。此輩強徒。甥女足以了之。可命巡捕親兵保護車輛。有一二人跟隨我去可也。張公素知小姐智勇。正要看他的施爲。况此等小醜。本不在張公眼下。欣然許可。正是

狂徒耀武螳臂竟敢當車。小醜跳梁雞卵焉敵堅石。

未知翁小姐如何平賊。且看下回分解。

鄭逸梅著
茶熟香溫錄

顧明道編

吳門鄭逸梅先生。擅長短篇筆記小說。海上各雜誌類多見其佳作。蜚聲有年。這部茶熟香溫錄。是先生歷平心血之結晶品。內容都十萬餘言。筆記小說共二百十六篇。篇篇皆精心愜意之作。所記之事。雖近於游戲三昧。然大半寓有警世的思想。可爲筆記小說中的奇著。加着漱六山房。張丹斧。許瘦蝶。金芳雄等諸先生。題簽。題詞。序文。錦上添花。益覺生色。全書洋裝一大厚冊。封面五彩銅版精印。裝訂考究。印刷明晰。愛讀名家著作者。當以先睹爲快。

原價洋五角

特價三角

郵費加洋八分

第六回 半壁山掃清餘匪 固始鎮拜訪高賢

且說翁小姐縱馬來到車前。那郝世紹正然耀武揚威。咤叱忽見跑出一員女將。心內大驚。未及舉刀。小姐馬到鎗到。對准賊人咽喉直刺。強人帶馬向外一閃。已刺中右邊肩頭。大刀落地。小姐回鎗。想要結果他的性命。他已打馬落荒逃跑。從林子內又跳出一個騎黑馬的強賊。手使兩柄大瓜錘。直上直下的打來。小姐看見來勢凶猛。將馬向右一兜。隨用鎗尖把賊人馬的前胸劃破。那馬負痛而蹶。強人摔於地下。小姐眼快手快。收回鎗便向強人脊梁背上戳進。透過胸脯。左手瓜錘向上亂撻。樓兵見頭目一死一逃。又被親兵追趕。呼哨一聲。鳥獸星散。張公吩咐不許多殺。聽其逃命。原來強徒不只二人。此處有一山莊。莊中有個小時遷侯鏡光。是小偷出身。後娶一個老婆。母老虎錢大脚。他是白蓮教餘黨。夫妻兩口開一黑店。只是偷偷摸摸。不敢大幹。後又來了二人。一名活閻王賈忠。一名養人熊郝世紹。多是教匪悍目。從

先與母老虎同過事的。皆因四海承平。他二人無容身之地。乃投奔母老虎入夥。占住半壁山。劫奪來往客商。招聚擄兵二三十名。今日以爲是回家官宦。必然飽載輜重。誰知天網恢恢。賈忠已死。郝世紹又受重傷。且說張公見賊首已死。餘匪全逃。大家休息休息。爭誇小姐武術高明。小姐曰。若非此馬。成功未必如此之速。此馬本是張公坐騎。久經大敵的。小鬢紅潤。跟着小姐。也略懂些武術。所以小姐帶了他來。時刻不離左右的。於是大家把前後車輛收什整齊。張公曰。袁平你帶兩名親兵。前去探路。恐怕跑的那強徒。再勾引大夥的賊人來呢。此等險要所在。不得不防。巡捕二人。一人保護老太太。一人保護師爺。其親兵二名。前後照料車輛。我在前。小姐壓後。就叫紅潤騎我的馬。跟隨小姐的車。因此遲延耽誤。趕不上站道。等到統出大松林以外。日已黃昏。袁平回來稟道。前面是山嶺。登山一望。落平川。還有一二十里路。才有村莊。今爲時已晚。怕是趕不到。近處山邊有一小莊。幾家人家。小的已命他二人前去踏看。不知有無廟宇。請大人示下。是時二親兵亦來回稟。是一山莊。西頭有個

小店土房三間。並無廚竈。也無槽道。幸喜院中寬闊。可容車馬。張公曰。如此。你再前往。知會店家。不要嚇他。親兵應聲而去。且說小時。遷正在莊頭探頭探腦的。張看見林邊一簇車馬站住。知是方才郝世紹所遇的。大約不敢過嶺。乃急急跑回。將郝世紹藏於東鄰。然後到門外閒立。親兵問明是店主人。隨後人馬車輛齊到。翁夫人母女同紅潤住一間屋。張公同師爺住一間屋。中間是過道。此中獨有袁平精細留心。他見西北角有幾株大樹。隱隱似有土房。此時天光已黑。看不真切。走到臨近。是一草堆。草堆後拴一花白馬。在那裏吃草。他一見此馬。心中自思。逃的那個強人。正是此馬。莫非誤入其巢穴。走回西間屋。暗暗報告了張公。張公是久經戰陣的。何事不曉。暗傳號令。紅潤跟從小姐保護翁夫人。袁平幫助自己帶一巡捕。其一巡捕保護師爺。不離左右。叫一兵同車夫。看守車輛馬匹。一兵莊外瞭望。一兵內外梭巡。一兵來往報信。衆人不准安寢。不准喧嘩。兵器俱要帶齊。馬匹全都喂飽。行李不必卸。車轅要向外。吩咐已畢。將小姐請來。知會一切。隨叫人將所帶的現成酒肉取出。又叫

親兵自己汲水煮茶。凡店中傢伙全不許用。小姐見舅父如此精細。偶然想起一件事來。對張公曰。舅舅所藏芸香丸。曾帶來否。張公曰。有。由包裹內找出。每人分給二粒。連車夫全有一粒。含於口中。不准咽下。一粒佩帶胸前。此是何意呢。原來當初破教匪時。教匪有一種異香。生物能出氣的一聞其味。立時無有知覺。是最厲害的東西。如現時各國禁用綠氣砲似的。那時官營有位參贊。製造一種芸香丸。口內含之。即能不受其毒。此事張公常向小姐說。故小姐掛起。小姐又聽楚夫人說過。一切妖法。最怕的是硃砂淨水。最忌的是污穢東西。於是每人又分給硃砂一小包。各屋俱預備許多盃的淨水。牲口鼻孔也塞上香丸。諸事停妥。張公與師爺啜茗談天。且說侯鏡光自從車馬進門。一人前前後後張羅箇不了。誰知張公連洗臉水也不用他的草料。更不消說。他走來向車夫打聽。是何官員上任呢。是回家呢。車夫曰。還是平教匪最有名望的張鎮台大人。上京引見的。他心中大吃一驚。原來教匪中人。無不知道活張飛的。他暗暗說與錢大却知道。大脚曰。論理呢。賈忠郝世紹。他們死啦。

傷啦的全不與咱相干。但是我見他那輕重很多。財寶當然不少。如得到手。咱遠走天涯。頗夠一世享用快樂的。等我作作法看。用武是不能行的。侯鏡光道。人家處處小心。你千萬不可大意。倘若敗露。你我性命不保。大脚曰。你不用管。但聽我調遣吧。再說張公衆人。坐到半夜。無有動靜。袁平在中間。向一位巡捕說。老兄在此多勞。小弟去去就來。轉身方出後門。見東邊矮牆下一閃。一道黑影直上土房。袁平在北口外。也學過高來高去。可不是作賊偷人家。是與大糧戶看守過院子。今日立刻追上去。一瞧。黑影不見。袁平也不聲張。遂由前門而入。尙未進門。巡捕向他點手。附耳言曰。適才彷彿有聲。你向窗下尋看。尋看。袁平回過頭去。忽聞一股氣味觸鼻。知道是那話了。立刻通知大衆防範。此時梭巡之兵。由外抓進一人。手提鐵盒一個。掀蓋一瞧。濃濃的冒出烟氣。趕緊蓋嚴。扔於一旁。遂將那人網上。稟知大人。張公下令搜索。於窗外又獲一個鉄礮。又於東邊小屋內。獲一披髮赤膊的婦人。手拿木劍。劍上似有血迹。炕上堆集許多紙人。紙刀等類。一並帶見張公。張公推問。二人閉口不語。下

令用狗糞馬溺將二人淋的週身是屎。臭不可聞。仍舊無供。這時郝世紹已傷重身斃。也被親兵搜出。天光大亮。張公派一親兵押解二犯。交給本地防守營。轉送有司衙門勘問。卽把店房封閉。交與本莊地方官人暫行看守候奪。一時哄傳。閤莊老少男男女女齊滿院中。齊與張公叩頭。除去一方大害。也有送酒的。也有牽羊的。父老來了不少。內有幾名老叟拜倒於地。叩拜大人作主。張公曰。這也奇怪。強徒已除。尙有何事。求我作主呢。細細問明。鄉下人若是有事。官府下來預備公館。打點差人。處處支應。還是小事。就怕是有命案。左過堂右過堂。審問口供。追求證據。不知要拖累何年月日呢。張公得知。說道。這不妨事。叫文案師爺作了一角公文。詳詳細細敘明其事。就與本莊無相干了。公文也交給汛上。那老叟才放下心。磕頭禮拜。歡天喜地而散。張公仍舊上路。一日到固始鎮。住在旅店。派人訪問唐果夫先生。已經奉旨上京了。原來唐果夫先生無有眷屬。只是父子二人。其子名天佑。文武全才。已中過河南舉人。今同其父到京讀書。預備會試。他那寓處與翁希孔不遠。是朝朝見面。

第七回 一線嶺義士救恩主 永甯縣賢宰懲刁民

且說李誠敏自與其兄析居後。終日讀書作文。以求上達。三年服闋會試。就住在翁宅。時運不至。仍然落第。那唐天佑就是此科中試的。彼此相形。誠敏未免心中不快。方公得知。勸令他就大挑。何爲大挑呢。清代於會試後。恐是落第舉子內有可用之才。特命親王大臣。協同吏部尙書。在吏部大堂上。招集舉人。挑選任用。分爲一二三等名目。論誠敏的舉止言動。自然能夠入選。當日挑作一等。以知縣任用。名爲老虎班。是有缺儘先補用的。不料掣籤分省。竟分在四川省。於是誠敏回家。奉母上任。由直隸到四川。道路遙遠。非二三個月不能到。誠敏只帶老僕佟忠跟隨。旱路雇車。水路坐船。早行晚宿。全憑佟忠照料。誠敏是不聞不問的。這日該當有事。已經入了四川境內。路過小棧道。佟忠賃了幾乘兜子。（又名扒山虎。卽二人肩輿。）讓家眷先行。佟忠自己在後押着行李。過一座高嶺。上下總有二十餘里。彎彎曲曲難行。拾兜

子人是走慣的路。絕不會失事的。惟有北方連行李的人。道路危險。担負又重。必要慢慢行走。等那家眷已過嶺西。行李尚在嶺東。日已沈沒。山高徑窄。黑暗無光。聽那松風聲。泉水聲。入耳驚心。越發的。不敢前進。把一個久經事故。老成練達的佟忠。到這時。連主意全沒有了。內中有個脚夫。向佟忠說。此時輜重。絕不能冒險上行。只好暫守於此。可以派人過嶺。看看家眷。我記得嶺西不遠。山坡邊有座大廟。可令老爺太太等。在廟內存身。俟明日會齊再走。您想好不好呢。佟忠一想。只好如此。也是一時朦朧。未加思索。即答曰。你們好好在此看守。等我過嶺去望。趁着星月微光。一步一步摸索前進。您想十餘里之峻嶺。黑夜行走。豈是容易得到的。况是心中有事的人。到嶺上向西一望。聲息全無。此時心中。就有點發慌啦。轉眼之間。從山邊樹林密處。漏出火光。佟忠大喜。以為必是他所說的古廟了。剛要向燈光走去。只見燈光閃閃。向自己走來。隨聽有人說道。他那行李在後。也該到啦。又一人說。橫豎離不了此嶺的。又聽那人說。此回得彩。是老六的首功。叨叨念念。後邊言語頗底。聽不真切。

佟忠心內亂跳。一想壞啦。必是遇見歹人啦。堪堪燈光臨近。將身躺於大石之後。藏躲。偷瞧。果是幾個彪形大漢。向嶺下奔馳而去。佟忠翻身坐起。自己盤算。如果遇險。該怎樣辦呢。又不知此處是何縣管轄。想來想去。無有主意。只好挨到天亮。打聽打聽。再說。咳聲嘆氣。坐立不安。向嶺東一望。燈光也不見了。也不知行李是怎麼樣。咻。晨光乍動。遠望山下一人如飛而上。再瞧像一僧人。肩荷禪杖。步履甚速。轉眼工夫。身臨切近。很覺面善。一時志昏。不能記憶。倒是僧人止步。問曰。這不是佟哥嗎。因甚清早一人來此。這時佟忠也想起來啦。僧人正是關帝廟的無定僧。多年不見。乃垂淚答曰。一言難盡了。乃將主人上任。昨晚過嶺。遇險。不知下落的話。一一述明。原來無定僧自從昨非子指點後。卽以除惡安良爲任。所作義舉也說他不許多。此嶺名爲一線嶺。路通峨眉山。無定僧常常來訪。昨非子今日又想去訪。不期遇見故人。一聽佟忠所說。乃曰。你想報官拿獲。那事如海底撈針。不但是辦不了。反到耽誤你主人的事。依我說。你從我到玄帝觀。求求我師父。昨非子。此處一帶的寇巢。他老人家。

是無一處不知道的。近因這強人們不顧傷人命。所以他老人家不肯驅除他們。近來綠林中。很多有肝胆的。取的是貪官污吏不義之財。最惡的是土豪惡霸欺人之事。遇見懦弱善良人。最能救拔苦惱。有始有終。所以這樣人。也與他老人家相與。今日之事。他老人家定有辦法。只恐其不在觀中。就要費手續了。佟忠聽說咱們趕緊上玄帝觀吧。二人廝趕着來到觀內。幸喜昨非子在家。佟忠磕了頭。如此這般。述說一遍。昨非子曰。此事尙待斟酌。不可魯莽。先前這一線嶺。西山以內聚集一夥大盜。每每害人。後遇一位行路人。把他們制服了。他們就奉此人爲首。此人也有義氣。專取不義之財。不准奸淫婦女。倒也是正直一邊的人。你的主人。既在嶺西出事。除此夥再無別人了。你先在此吃些飯。我偵探偵探就來。說罷出門而逝。不移時回來。對佟忠說。你的主人家眷無恙。果在那裏。他們爲首的說是北方人。與你主人認識。現在敬爲上賓。正在找你們的行李呢。無定你快領了他見見去。吧。我已經說你在此處呢。佟忠滿心歡喜。叩頭拜謝。同無定僧前往。及見誠敏。才知道那爲首的不是

別人就是當年犯法得生的王遠。爲何行李不見呢。原來此處賊盜太多。時常裝作脚夫等類。打探客商所帶財帛多少。有無能人。是與賊中作眼線的。佟忠雇的脚夫。內中就有。所以將佟忠支開。他就暗使口令。他的一夥。統將行李連走。不是一夥的。也就各逃生命啦。昨晚王遠遣人來取行李未得。明知被別股賊先下手啦。今聞誠敏兄佟忠與無定僧同來。本是舊識。王遠也認識佟忠。獨有無定僧。當初曾救過王遠。今日見面。更格外親熱。王遠對誠敏說。恩公行李。有無緊要物件。若但是衣物錢財。小人此處頗可與恩公打點。恩公上任是大事。俟小人慢慢查考行李所在。再遣人送上。不知尊意如何。誠敏一想。也無甚要緊。文憑等件。幸隨身未失。又想尋找行李。也不是一時辦到的事。乃曰。如蒙週濟。是最好的了。至於些少行李。找不找皆可。只有一宗。壯士藏身綠林。絕非久常之計。鄙意擬借重借重。他日或有機緣。也可顯親揚名。不負此生。不知壯士以爲然否。王遠在此。本是出於不得已。今聽誠敏要帶他上任。是極肯的啦。立時遣散衆人。焚燬山寨。把所有財寶。收什收什。裝成駝子隨

誠敏上任去了。誠敏又拜謝無定僧。這僧也來拜過了。無定僧拱手曰：前途保重。後會有期。小僧不及遠送了。說罷別去。此時誠敏又得王遠爲膀臂。放心前行。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這日進入成都。覓下公館。將家眷安置在內。自己帶同王遠。稟見了各位上憲。微了憑。拜了幾天客。回到公館。靜候牌示。不到一月光景。轅門掛出牌來。李誠敏署理永寧縣正堂。誠敏聞報。一切謝安稟。見稟辭之事。不必細表。且說永寧縣距省城數百餘里。在成都西南。是極邊荒地方。那縣所轄。倒也甚廣。漢獮雜居。最不易治化的。因誠敏是大挑班子。不能久等。永寧出了缺。上憲就委他署理。誠敏到任。卽聽說獮獮與土司時常械鬪。原來土司是本地土著。祖孫父子世襲。凡在他境內的。皆歸他管轄。土司與土司。各有疆界。不許侵犯。國家差徭賦役。馴順的照例交納。奸猾的時常抗違。知縣官無法。只好聽之而已。至於獮獮居深山石洞之內。是不知王法爲何物的。有時出山。將其山內所生珍寶藥材。與當地人交換些食物等類。往往因當地人欺壓太甚。他也會出來搶奪糧米。因此打仗。是極平常的事。知縣也就

掩着耳朵。假裝不聞。好的是上憲也明白此事。只要不鬧出大亂子來。絕不責備知縣的。正是

野蠻之俗。自古只有羈彌。獷悍之風。從此稍知斂戢。

欲觀李公德政。再看下文。

徐 碧 波 著

流 水

鄭 逸 梅 校

徐君碧波。善摹銀簫舊主之文。纏綿馨逸。

傳誦一時。此書計小說數十篇。生面別開。

讀之如啖諫果。茲已出版。定價四角。愛讀

徐君文字者。幸勿交臂失之。

第八回 荒草坡戰敗土司兵 多寶寨歡迎賢縣宰

話說永寧縣有一個著名的土司官。姓牟。名勝。在衆土司中。是錚錚的。爲人豪橫。奸猾。他有一個親家。姓毛。名賜福。人順口呼爲毛似虎。不消說也是個土司。他二人狼狽爲奸。欺壓良善。縣內有一姓洪的班頭。是他們的走狗。牟勝生有三個兒子。全是無惡不作之徒。自號牟氏三雄。日日帶領些狐羣狗黨。搶男宿女。後因入山搶到幾名裸裸婦人。逼作妾小。誰知裸裸氣力最大。那婦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將三雄活活捶死了二人。三雄賸了一雄啦。因此牟勝大怒。勾串毛賜福。與裸裸開火。事情越鬧越大。人命死了好幾十口。二人情知隱瞞不住。商量稟官。硬說裸裸到處搶擄。遣子二人帶勇壯去禦。不料裸裸聲勢浩大。所去的人無一放回。大約九死一生。如此擾亂。若不早除。恐生後患。爲此稟明父母。懇乞派隊征勦。以安邊境等云。誠敏見稟。暗派王遠下鄉探聽原由。始知牟毛二姓逼迫所致。並訪知牟姓父子許多劣迹。誠敏

立意除暴安良。只是無有好帮手。日夜躊躇在心。可巧本縣有位書吏。趙有才。富有心計。愛管不平。也算是俠義一流的人。與王遠最好。一日王遠提起牟土司之事。有才曰。他那底裏。我是盡知的。牟勝大兒子名叫牟迅。是毛賜福的姑爺。那牟迅因他兄弟在外無所不爲。總以爲是他爹驕縱的。時常與他父親反顏。自從此事發生。牟迅很不願意起細。無奈他爹報仇心切。請出毛賜福幫助他。那毛土司是最無胆氣之人。素常有事。全是牟勝出頭。如今是不敢不隨從的。要說牟迅並不是好人。作出事來。比他爹還辣呢。現在他們請兵救援。題目正大。不好不准。然亦不必立時就派兵去。老兄可以稟明縣尊。將此事調解緩和。然後設法剷除他們。是極容易的。王遠曰。此事能調解麼。趙有才曰。怎麼不能。你別看裸裸如此厲害。我是本地人。深知他們性情的。此處裸裸分生熟兩種。熟裸裸懼怕王法。習俗雖然獷悍。其心性倒是直率。生裸裸雖不可化誨。但他要生事。沒有不借重熟裸裸的。我們此處統稱之爲蠻子。漢族如不欺負他。他是斷不敢生事。此事只要縣尊親身下去。蠻子定不能違抗。

的王遠曰。依兄這樣說法。此事可以緩和了。等小弟稟知本官。總要求教的。有才曰。實不敢當。不過效力而已。一月之間。牟姓告急救之稟。無日不有。誠敏率領趙有才。王遠。並知會住防營。挑選二三十名兵丁。先派趙有才告知牟勝。自己坐轎。王遠騎頂馬。弓兵前呼後擁。甚是威武。那日行至山下。忽聞悲啼號叫。聲音甚慘。不知是人。是畜。剛轉過林表。真令人鼻酸股栗。不忍見聞。已死的斷頭缺背。不消說了。只有將死未死之人。情形最慘。見一人兩股已斷。血肉淋漓。匍匐肘行。聲嘶無响。見一人左臂微連。肩。眼中穿進箭桿。在草坡上打滾。忽起忽倒。口中喊叫不止。又一人手脚全無。刀傷遍體。張開大嘴吐血。其餘斷趾缺膊。中箭着鎗。咳嗽聲。哭聲。叫聲。罵聲。無一不備。就是城隍廟內牆上畫的地獄變相。也不如此慘痛。更有一匹馬。見有人來。咳嗽大叫。伸起前蹄欲走。必是後胯受傷。隨又倒下。更覺可嘆。至如器械。刀箭。槍棒。服裝。旂幟。也有整的。也有破的。七亂八糟。碧血滿地。可見近來紅十字會。是大有陰功德行的。原來此處是方才打過仗的。誠敏一見。不覺大發仁慈。越想與他們

和解了。前行不遠。趙有才引領牟毛二土司官跪接。誠敏吩咐公館伺候。傳諭雙方一律停戰。分派隊官李殿奎領官兵協同鄉勇。在土圍子上巡邏防守。原來牟勝住的名多寶寨。周圍用土築牆。四角安設砲台。有警則守的。守戰的。戰寨門外有瞭望台。很是有紀律的。毛賜福住在金山寨。離多寶寨隔着一重山。計路有七八十里。今日在此。是牟勝請來的帮手。彼時將縣官迎入寨內。述說經過之事。縣官追問因何肇釁。牟勝稟說。因交易而起。先是蠻子（卽裸裸）用白蠟犀角等物來換糧米。小人遣二子三子送去糧米若干。言明在某地交換。不意行至該處。蠻子預先埋伏。硬將糧食搶去。兩子因護糧受傷。拾歸家中而死。小人遣人向他酋長理論。其酋長名霍德。反說奪他藥材。如不與他送糧。卽要自由來取。並將去人扣留。作爲抵壓。因此寨衆不服。小人不得不與之周旋。今早在荒草坡。尙損寨中不少。如此強橫。若不此時剷除。勢必攻邑攻城。釀成大亂。爲此叩懇父台大人。派兵征剿。不難肅清。誠敏聽牟勝所說的話。多有矛盾之處。蠻子既是厲害。縣兵能保必勝嗎。况他將蠻婦一事。

諱而不言。倒說他兩子因公而死。可見他奸猾無比了。想罷。座上開言。爾等宜靜候處理。不許魯莽從事。我已派人去諭霍德。俟稟覆後。定有辦法。不准無故生事。在牟勝本心。想把知縣請來。一陣將蠻子打敗。以後更要作威作福。任意橫行。無人敢惹了。那知本官已將他父子作的惡事訪明。此來是看看虛實。預備將來除滅他的地步。不多時。趙有才回覆道。小吏奉命面諭會長。初時霍德心懷疑忌。後被小吏言透。縣尊親來。不是與你們打仗。是與你們解和來啦。霍德才將起事原委。並牟勝父子素常所作所爲。一一說明。他是被逼不過。才不得不用武的。如本縣父母與他調解。他是很感激的。並向小吏說。他本人不便前來叩拜。如父母賞臉下降。他是終身感佩不忘的。誠敏聽罷。即時傳進李殿奎。諭話吩咐。他在此好好約束兵丁。本縣到蠻營中。化誨化誨他們。省的傷殘人命。李殿奎應命退去。這時牟勝聽說縣官要上蠻營。明知與他無益。請見縣尊稟曰。父台大人。千萬不可前去。小人素知蠻人多詐。倘有意外。小人如何敢担。若父台大人一定要去。必須多帶人馬。小人遣長子牟迅。在

要路口支起帳篷。告訴霍德。帳外伺候。然後父台大人升帳。諭話使他畏威。不敢行詐。千萬不可輕身前往。誠敏曰。本縣以誠待人。蠻族亦是同種。豈可異視。爾等無庸過慮。於是派趙有才先去報知。隨後帶王遠數人騎馬而去。且說霍德探知縣官帶隊前來。正在考慮之際。經趙有才說明。心中感念縣官無已。又想縣官不知怎樣威武。必不肯下臨。豈知趙有才去而復來。縣尊隨後就到。忙的霍德不知所以。問有才道。縣尊帶多少隊伍。迎接禮節應當若何。有才曰。縣尊只三五人跟隨。並無隊伍。汝速出迎可也。忽探事忙忙張張來報。縣尊離營不遠。霍德忙整衣冠。帶二心腹。跟隨徒步出營。縣尊前驅已到。霍德路旁唱名跪接。縣官領首騎馬直入。少時升帳。南面正坐。先宣佈朝廷威德。隨將自己勸導化誨之意。和顏悅色的說了半天。把一個强悍暴橫的霍德。說的心悅誠服。跪伏在地。只有感激零涕。並無半言答對。誠敏訓罷上馬欲回。此時蠻營中頭目兵丁。跪滿營外。堅留飲膳。誠敏見其盹誠。不忍過拒。歡飲而散。霍德奉獻羚羊犀角白蠟珍寶等物。誠敏分毫不受。霍德同頭目步送。遠

至界外。流淚而別。從此收兵回山。永不犯順。誠敏住多寶寨一宿。次日路過金山寨。即在毛賜福家吃飯。此時毛賜福也是一同回來的。誠敏知道毛賜福胆小。席上對他說。此事雖然平息。上憲月報已經知道了。若是追求起事的原因。一定是牟家的。不是。但是你助他爲虐。也是免不了的。從此你要是改過自新。不同他附和。本縣格外施恩。留一自新之路。誠敏之意。是怕他兩人狼狽爲奸。那就不易剷除。不如先去掉他那羽翼。毛賜福果然胆小。不敢再附從牟勝了。正是

林內鷹鷂無羽翼。不如凡鳥。山中虎豹去牙爪。一樣蠢虫。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表白。

第九回 用暴除暴有才奇謀 以惡濟惡吳孟拙計

且說多寶寨土司牟勝。自從縣官李誠敏走後。越想越沒有趣味。我把縣官請來。原爲是打反叛的。今縣官反到與反叛一氣。我自廢了多少錢財。傷了多少人命。仇也沒報了。這定是趙有才那狗頭的手眼。縣官不知受了多少賄賂呢。况乎我家所作的事。倘被縣官訪去。那更了不得了。不若先發制人。免受人制。倘能得意。將來縣官敢不正眼相覷麼。自己翻來覆去。躊躇了一夜。總想着非上控不可。次日天色微明。起來洗了臉。立刻將那位謀士請來。在密室相商。那謀士是何等人物呢。因他寨內有個破天荒土秀才。姓吳。名孟。自稱小軍師。他說梁山上智多星吳用。是他十八代曾祖。最是卑鄙無恥的小人。牟勝父子。平常害人欺人。全是他的主謀。所以今日牟勝與他商議此事。吳孟曰。告官不如告吏。若把吏告倒。本官自然担着考成。况本朝功令。上控極費手續。本州本府本道。一層一層的衙門。全得經過的。有一處不到。卽

不准理。依小弟想來。此事就在本縣告吏書舞弊朦蔽官長。並不要將縣官說壞。知縣接到這樣呈狀。絕不敢認真的辦。必要託人向咱調停。那時你老先生。要什麼花樣。一定是辦到的。此名敲山振虎之計。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牟勝一聽大喜。說道。先生見教的極是。所謀定當不錯。就求先生進城一往。料理此事吧。吳孟曰。小弟理當效勞。况小女不久出嫁。小弟正要進城購買裝奩。只因素手空空。故延遲到今日。如今老先生這事。是不可稍緩。小弟想上舍親處挪借數百金。又想非三五日不能回來。此事又不能耽擱。因此躊躇未決。牟勝曰。此事先生不必爲難。城內永盛秦糧店。儘可支使。弟寫一信。先生帶去。無拘多寡。皆能照付。但求先生速去才好。吳孟滿心歡喜曰。若是如此。小弟明日就去。原來吳孟雖是牟勝心腹。每逢用着他。沒有不敲竹槓的好。在牟勝有錢。不以爲事。且說誠敏坐堂。一日收到此狀。立時傳進趙有才來。令他閱看。問他應當怎辦。有才看畢。稟道。如今他告小吏。小吏是不敢與聞的。但憑老爺處置。誠敏曰。你快不要如此。此狀明明是挾制本縣的。我想不與他批示。

他絕不能上訴。趁這個機會。你到金山寨。威嚇毛賜福。他能將牟勝的劣迹舉出。本縣能格外提拔他。不然玉石俱焚。後悔無及。我看毛賜福。經我那番訓誨。到像有愧悔的意思。明日再將前卷檢出。出一招告。自能得着實據。那時不怕他告到那裏去。也是不中用啦。你想好不好呢。有才答曰。老爺明鑿。小吏自會說化毛賜福。只求老爺先別聲張。等小吏回來。再出示招告。老爺以爲可否。誠敏曰。也好。話不多敘。幾天光景。毛賜福果將牟勝傾人害人事件。某宗某宗。和盤托出。並指明證人證物。誠敏得知大喜。獎勵了趙有才。遂出示招告。三日之內。收到告牟姓父子之狀。有十幾起之多。一起因強奸致斃少婦。一起因搶人婦女毒死其夫。也有霸占人之田園。也有強奪人之房產。又有一起。死了全家五口。是因重利盤剝。硬娶有夫之婦作抵。致令數月小兒無乳而斃。婦人聞知。用剪自殘。牟姓恐其夫告狀。遣惡奴殺之於途。年老父母。飢餓自死。種種傷天害理之事。不一而足。誠敏一一閱罷。想把牟勝牟迅誘進城來。省的興師動衆。趙有才稟曰。此事如今這樣。他那有不知道的。定然是多加防

備不如與毛賜福定計。令他誘致。事平之後。卽將牟勝所管。改歸毛賜福。他准能盡心辦理。誠敏允許。趙有才暗中派人通知毛賜福。果然毛賜福託故請來牟勝。將酒灌醉。又假說牟勝猝暈。誘來牟迅。一並網送到縣。要說牟迅。是毛賜福女婿。也下此毒手嗎。那時他女兒早死。又因牟迅常瞧不起他。翁婿久已不合。所以才這樣辦的。及到此時。牟勝才知害他的是毛賜福。以爲小人不可與共事。他不知道惡貫滿盈。天道好還。特假手於人耳。誠敏上任。不及一年。先除去一方大害。從此強幹之名。傳聞遠近。只是忠厚有餘。精明不足。當時毛賜福械送牟勝父子來城。趙有才曾請求緝其黨羽。誠敏不忍。以爲禍首旣懲。罔治協從。留彼自新之路。那知惡人爲惡。另是一種心胸。不但不知改悔。反覺着法網旣逃。此後就是多害幾個人。多作些惡事。也是賺的啦。古來大奸大惡。朝廷置之於法。他那手下人。後來得志。往往有更甚於前者。大約也是此意。所以除惡務盡。不殺人不能活人。一味姑息養奸。未有不受害者。閒言少叙。書歸正文。再說牟勝有一家人張兌。牟家父子作事。多半是他攬掇。他若

與那人不好。設着法必置之死地。他若與那人好。就是牟家仇人。他也能想出新奇法子。使那人無事。是一個最毒最辣的小人。牟勝到倚之爲心腹。縣中出招告時。會告他的人。可也不少。誠敏還是不肯株連。那日他從金山寨逃回。即將牟勝家內金帛。攜帶了許多。逃往山中避難。原來四川人民。迷信佛教。菴觀廟宇。到處林立。卽如永寧是個僻縣。有名大刹。也有五六處。動不動千八百的和尚。至於小廟場。就無其數了。若說這些和尚的生活。全是本地人供養。無論紳商士庶。若男或女。沒有不信佛的。說到此處。有一件可笑的事。說與看官聽聽。足見彼方人迷信。是牢不可破了。某處有座破廟。住持和尚。只有師兄弟兩人。雖施主佈施夠他二人吃用。覺着不大快活。二人商量。想了箇主意。暗暗將佛頂上鑽了個窟窿。背後挖一大穴。用香屑攪上些狼糞。塞在佛像肚內。燒烟。另外作一噴筒。每於夜深噴放火藥。彷彿旂花流星。一類。又叫一人身披佛袍。帶上蓮花冠。坐在殿脊上。夜夜如此作用。二人假裝不知。左近人家。有夜內起來望見的。焉有不傳說之理。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轟動許多村。

莊多說是佛爺顯聖放光。也沒有敢近處看的。全都衝着廟脊叩頭求福。好事的創首化緣。不一日就煥然一新啦。和尚也快活啦。看官以爲此不足奇。更有一宗可笑的事。說來與看官們解悶。有師徒二人。看守一廟。師父異想天開。要叫徒弟裝神仙。言明賺來錢財。任他花用。將佛龕內佛像。暗中扔於毛廁之內。叫那徒弟穿上黃袍。臉上貼些金紙。坐在龕內。不許動彈。案上堆滿供器。硬說此方有難。夜夢神人指示。如有善男信女。佈施少者免一身之難。多者免一家之難。最大多數者免一方之難。佛爺慈悲衆生。當面賞給藥丸。又施大力。廣施聖水。有病者除災。無病者延年。於是老男少女。求藥求水者不斷於路。什麼叫聖水呢。和尚於水泉近處鑿了一坑。用青石蓋嚴。石上鑿一小孔。使鄉中童子看守。求怪水者。先到佛前燒香許願。然及由孔中取水少許。回家煎服。好不好的是不消說了。就是佛前燒香上供求藥的。也非常擁擠。起初小和尚在龕內。向外扔藥。真是不言不動。日子多啦。香烟越發的盛啦。一日有位施主。抬來整豬整羊。吹吹打打。果品供獻。擺滿案上。又燒了些帛啦紙啦。

烟氣烘烘。把殿內薰滿。小和尚有些受不得了。烟氣一冲。龕上灰塵下落。把小和尚的眼睛也眯啦。一出氣又吸進許多塵土。實在支持不住了。龕角住的蝙蝠也烟薰的藏不牢啦。向下一飛。正撞在小和尚嘴上。小和尚呵呀一聲。跌出龕外。老和尚一看要壞。趕緊說道。施主們。速速請出吧。佛爺要出巡啦。千萬不可冲撞。嚇的大家。跟踉蹌蹌。出廟而散。你說迷信不迷信呢。說了半天閒文。回頭來再說張兌這東西。逃到山中。上那裏去好呢。一時情急。出了家罷。好的是孤身一口。並沒掛念。找來找去。找到一座古廟。可巧的是廟內只有老和尚一人。他一想很合式。即拜老和尚爲師。求他剃度。從此卽在此廟安身。張兌本是吃喝慣的。那能在深山古廟內清修哩。照舊出山買酒買肉的享用。一天到鎮市上沽酒。在一小酒鋪內。遇見同惡相濟的吳孟。正在那裏大爵。彼此見面。一定同桌共食了。飲罷。算還酒錢。出鎮找了一個僻靜所在。並肩坐在石上。吳孟曰。你如今出了家。固然是好。但咱們的事。終久怕是不了的。也得想個方法。將賊官除掉。才能放心呢。吳孟爲何說這話。原來告他的。也是不

少。張兌曰。我自金山寨逃出。卽藏於山內。不知後來事體如何。先生聽說是怎麼樣了。爲何也在此處哩。吳孟曰。咳。不消說了。現在人心大變。就說毛賜福這老東西吧。他本是牟家至親。他女孩兒在牟家。他尙忍心害他。真正是反覆貪利的小人。自從那日。我一聽說。就跑出來的。盤費也未多帶。近日傳說多寶寨也歸這老東西管啦。我更不敢回去。每日東藏西躲。今幸碰見老兄。咱們是自小的兄弟。所以無話不說。張兌曰。我住的廟。只有一個老和尚。又聾又聵。先生跟我入山。好不好呢。吳孟說也可以。張兌說。先生在此略候。我再買些魚肉。咱們夜間好用。不多時。張兌買來大包子食物。一瓶酒。引領吳孟回廟。二人日夜商量害官之事。正是

兇徒漏網。至死不知改過。
土棍行惡。到處總想害人。

欲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異僧夜入永甯縣 王遠再探冷月菴

且說張兌吳孟兩個兇人。終日在廟內藏躲。因老和尚碍眼。也把他收什啦。不知二人用何法子。從此老和尚永不見面了。大凡惡人作惡。到惡貫滿盈的時候。無不自投羅網。此中正見天道之巧。一天來了一位異僧。身體魁武。性情粗暴。進廟也不參佛像。一直走進禪堂。只見一僧一俗。對面飲啖。張兌雖是光頭。可也不知道和尚見面的規矩。看見此人進來。只說請坐請坐。異僧一瞧。甚覺詫異。也不與他講僧家禮了。猝然問曰。你們廟內有和尚沒有。吳孟一旁答道。只是此位。異僧越發覺到奇異了。和尚不說話。到是俗人答話。他二人是怎麼回事呢。大聲說道。和尚是啞吧。怎麼禮節不懂。連話也不會說嗎。張兌聽畢。比他還厲害。乃笑着答道。你不必生氣。恕小弟疏忽吧。如此一聲呼。異僧哈哈大笑曰。照你這樣人。何必當和尚呢。我看你們兩個俱不是正經人。若不說實話。我手下是無情的。我游歷四方。專雪不平什麼人。

我未見過。什麼事我沒遇過。如今你倆鬼鬼祟祟。焉能瞞我。吳孟聞聽。立時下跪。哀告曰。大師不必動怒。我等實是被人陷害。無門可出。先請問大師。用葷用素。異僧曰。我專愛吃活人的心肝。問什麼。張兌從新整理酒穀。異僧並不謙讓。坐在上首。大吃大喝。如風捲殘雲。片時吃盡。問曰。你們快說。不要吞吞吐吐。聽的人不耐煩。吳孟假意流涕。眼含淚說道。我們是多寶寨人。土司牟某。最慈善懦弱。有一個毛賜福。要謀他地位。串通書吏趙有才。賄買縣官。將牟某問成大辟抄沒家私。異僧曰。這事與你們何干呢。吳孟曰。大師請聽。異僧曰。你說你說。吳孟曰。當初。異僧曰。我問的是你二人本身的事。吳孟一想。此人太粗魯。遂直答道。他是他的僕人。我是與他至友。異僧曰。主人有難。不能踏湯赴火。反到躲避。這樣人也生在世上。就是你也應當援助他才對。說話之間。勢將用武。吳孟答道。我們正等機會呢。異僧曰。什麼機會。能報仇趕緊報仇。不能報仇。不會求人嗎。吳孟曰。在此正爲的是訪求奇人。異僧曰。你們認得奇人麼。吳孟曰。大師正是奇人。一句說話對了脾胃。異僧呵呵大笑道。你總算是生

眼的。張兌起先心中駭怕。此時大喜。又另外重正杯盤。大酒大肉。放在棹上。請異僧吃。剛要述說前事。才一張口。異僧曰。那事不須提起。少時我將包裹放於這裏。趁月光向城中走走。吳孟曰。此山距城。尚有百里。大師何不安息一宿。明日早行呢。異僧曰。此事不了。我心中之氣不平。一二百里道路。算什麼。誰像你們畏首畏尾的說罷。大踏步下山而去。且說誠敏在署。有兩宗案件躊躇。一件是冷月菴。左近少年男子。往往無踪。一件是爲爭鹽井械鬪。多年未決之事。心中憂悶。不得安睡。與王遠在簽押房談閒話。忽聽房上吱的一响。王遠就知道有同道人使口令呢。邁步出門一望。月光之下。從房上跳下一人。近前一瞧。並非別人。乃是先打後交的一位朋友。原來異僧也是昨非子徒弟。因他性情粗暴。人皆稱他爲活魯達。可有一樣最好。作事從未屈枉過人。是位粗中有細的漢子。王遠一見。携手讓入耳房。問其何事到此。異僧把山中之事說明。隨問王遠曰。聽說你跟恩主上任。莫非此官就是李善士麼。王遠曰。不錯。正是。異僧說。幸虧在房上望見你。使一暗令。不然恐悞傷好人咧。可恨那兩

個狗頭。倒來反說。老弟可領我見見善士否。王遠說。有何不可。等我先稟一聲。隨後來請。於是王遠上去。將異僧來歷說知。並求見的話。誠敏曰。就請吧。異僧見了誠敏。略一合掌。誠敏讓坐。提及牟姓過惡。盡是惡奴張兌。劣生吳孟。助桀爲虐。我原不忍加害。放彼自新之路。不想他怙惡不改。終久難逃。異僧曰。那事不勞善士操心。小僧足能了之。昨遇我師弟無定。他說搶奪善士行李的強人。已經除滅。師弟奉師尊命。令上了北京啦。我是到四川偵探翁希孔大人事情來啦。誠敏問翁大人有何事情。異僧曰。翁府仇人。上了一本。說希孔大人是冒名頂替。翁公子早已死在河南。並奏唐果夫老爺。通同蒙蔽。皇上命翁大人明白回奏。又傳諭四川督撫。查考翁氏譜係。張大奇鎮台。怕是那仇人另有手眼。運動督撫。所以遣我來督署內送信的。說罷告辭而退。與王遠分手。回到山中。吳孟張兌。正在揚揚得意。一見異僧回來。笑臉相迎。問其原委。異僧坐下。叱咤一聲。說你等二人。真不如狗豕。牟家之惡。統是你倆作成的。反在我跟前說些假話。我如今要瞧瞧你們的心。在那裏。怎樣長的着。說畢。向吳

孟胸前一刀。順手向下一劈。五臟心肺流出。異僧摘下心來。咬了一口。吐於地下。說無有人味。怪到不作人事呢。不消說。你那心也是一樣。我也不用嘗了。又將張兌砍死。收什收什。揚長而走。且說誠敏經此事後。才知道除惡務盡。不可姑息縱容的。所以後來冷月奄一案。必要盡法懲辦。冷月奄是怎麼一件事呢。先是奄中左右四鄰。常常失迷男子。天長日久。左近村莊。男子到了十八九歲。長的眉清目秀的。往往無踪。有說拍花人拍去的。有說拐子手拐去的。又有說是妖魔吞了去的。說法不一。鬧的有男孩家。不知怎好。此等風聲。傳入縣衙。誠敏一想。不對。必是有人引誘。不是賊盜。定是僧尼。乃派王遠暗中察訪。王遠出去了幾次。凡山林廟宇。無不走遍。惟獨冷月菴有一小院。門上加鎖。鎖上加封。封條上畫了許多符咒。不許出進。說是內有鬼物。此是鎮壓妖精之所。當地人迷信鬼神。以爲實有此事。王遠以此心疑。稟知誠敏。誠敏叫地夜半偵探。一夜王遠回來。稟道。小人越牆入去。內中空無所有。但聞腥氣觸鼻。一股陰森之氣。令人寒戰。莫非真有鬼物。誠敏曰。豈有此理。天下縱有鬼怪。當

在深山大澤。沒有在人烟湊集之區。聚集一院之理。汝於明夜再往菴中。前後細細查考。定有破綻。我據理而斷。何以別處不聞。失迷人。此處單失年壯的男子。多半是被尼僧誘騙去了。誠敏這話。可就真猜着了。原來菴內有二尼姑。一名了空。一名了淨。了淨當年被某廟和尚。由遠方拐來。半路上與他削髮。假裝作徒弟。每夜傳些經典。嚴守秘密。不料小和尚偷餓。被老和尚訓戒了幾次。仍然不改。鬧的一廟和尚。迷迷糊糊。瘋瘋顛顛。和尚又與和尚爭風。大破殺戒。剷除了幾個光頭。了淨也怕出大亂子。偷跑到冷月菴。拜老尼姑爲師。法名了淨。那了空本是好人。家兒女。不知那裏來了算命先生。硬說他多災多難。非入空門。不能躲避。父母是最溺愛他。平常無病。也以爲有病。冬冷夏熱。年終沒有好的日子。父母無可奈何。送來菴中。到菴中仍然有病。但老尼不許他說。父母以爲再是無病啦。老尼與他起名了空。後來老尼病死了。空了淨二人當家。了淨舊病復發。時時勾引些無賴子弟。來菴中玩耍。把一所清淨地。變作了娛樂場。了空不知不覺。也撞籌入夥。久而久之。風聲最大。那些人相

戒不敢登門。他二人異想天開。築了一間複室。由壁角開門。外放佛龕。出進須將龕移過。室中除枕褥外。不留一物。賄囑醫士配合迷藥。他二人卽借化緣名目。出入人家。見有少年子弟。無不勾引。若被他們誘來。置之密室以內。無晝無夜。二尼輪流取樂。不知由何處學來採陽補陰之術。所以誘進來的人。九死一生。死後投於小院井內。那小院門是永不開的。封鎖甚緊。硬說鎮壓怪物。年多日久。害的人不止一個。也是事該敗露。這夜二尼因爭先後。互相口角。後來了淨入室。了空未將佛龕挪正。氣憤憤的躺在禪室。睡着了。這正是王遠二次來探的那夜。王遠前後一瞧。只有一名尼姑高臥。偶走到後殿廊下。見一座佛龕。不端正。斜放在牆角下。細瞧牆上有隙可尋。且有摩索的手膩。心內一動。莫非此處有門。信手輕輕推了一下。裏邊噹啷鈴聲振响。王遠大驚。立刻拔出寶刀等待。正是

人心曖昧。密室似可隱藏。天理昭張。穢迹終歸敗露。

欲知王遠有何所見。且看下回。

第十一回 破密室縣官懲淫尼 升涪州藩台獎幹吏

話說王遠無意中敲了一下牆。卽有鈴聲入耳。心中一想。這是暗室了。拔出刀來。閃在一旁觀看。這箇當兒。室中了淨誤會。是了空換班來啦。只得開門讓他進來。不及穿衣。伸手將拴拔起。輕輕開放門扇。王遠此時藏身簷下。趁開門時。向裏一望。黑暗無光。忽走出一個裸體尼僧。知道是不正經了。了淨出來。不見了空。心中大疑。輕輕咳嗽一聲。仍無動靜。暗想此如何的事。也是鬧着頑的嗎。又入室穿齊衣裳。出來將龕安正。慢慢向禪室而去。王遠見他走了。暗跟在後。及到禪室。王遠仍藏身簷下竊聽。此時了淨一見了空睡着。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推醒了空。說道。方才咱倆不過一時談笑。你爲何如此的唬嚇我。反在此裝睡覺呢。了空一骨碌爬起。說道。你說的是什麼話。我一句不懂。天道還早呢。你怎麼出來了。了淨一聽。越發的歪啦。問曰。那會我進去的時候。你將龕放好沒有。了空一楞。說道。爲何不放好呢。是怎麼回事吧。

了淨說。我在室中。門鈴一响。開門一瞧。龕也挪開了。就是不見你。我所以急急來的。果真你沒有去嗎。了空說。我沒去。不是你推醒我的嗎。了淨道。怪呀。這是誰呢。大約咱那雇工人。他是不敢的。況他也不必如此呀。了空明知是自己未放正佛龕。此時不敢說明。況他未身經此事。心中到不大注意。慢慢的答道。他呢。是不敢。或者咱們老仙作耍。你不是說春天來一仙人。與你追歡。他說是本菴的仙家嗎。了淨雖疑是了空耍戲。他心中終究忐忑不定。問曰。你是去不去呢。了空曰。我要去。你可將龕放結實了。了淨曰。那何用說。方才的事。一定是你沒放結實啦。了空微微一笑。了淨曰。你想那事。倘有疏忽。咱倆性命何在。那也是大意的嗎。你果真沒放正告訴我。我好放心了。空曰。那是我的不是啦。以後再也不敢了。二尼說說笑笑。出屋向後殿而去。王遠偵探明白。亦回歸署內。次日稟明縣尊。誠敏即刻吩咐傳齊三班人役。上廟拈香。王遠騎馬先諭知當地鄉保里正。大老爺即時來菴內拈香。大家須小心伺候。一時傳遍闔城。扶老携幼。看熱鬧的人很多。若在內地縣官下鄉。無什麼希罕。川邊上

不然。邊荒上縣官。彷彿專制時代的皇上。所以誠敏出城上廟。一路上擁擁擠擠。跟着看的人。無其大數。再說了淨了空二尼。早晨飯罷。正要休息。忽然本地保正傳諭。本縣大老爺要來拈香。你等須將殿上打掃潔淨。二尼不敢怠慢。立時叫雇工人。將前後收什整齊。不多時前呼後擁。弓兵快手。站滿菴外。驅逐閒雜人等。本地保正迎接大老爺。誠敏下轎入菴。王遠緊隨身後。此時佛殿內供品香燭。預備停妥。誠敏到禪室略略歇息。二尼已叩過頭。王遠傳命上殿拈香。人役跑前跑後的伺候。誠敏在正殿禮佛已畢。回頭吩咐王遠。你傳命差人。所有本菴供奉佛像。本縣通要瞻仰瞻仰。這時二尼不知何故。了空在殿上伺候。了淨在禪室伺候。王遠早暗中派人看守住了。誠敏到處留神。絕無破綻。等到了後殿廊下。牆壁果然供一佛龕。王遠暗暗指點。誠敏會意。叫王遠掀起帳幔。看看是何神像。隨對衆人說道。此是正神。不宜供於廊下。有褻聖像。立命將龕移過殿內。差人遵命。忽見龕後粉牆微有手迹。誠敏目視王遠。王遠用力一推。毫無動靜。原來此門另有關鍵。在牆根底下石內。二尼在外。卽

將關鍵安好。別人是不會開的。王遠此時大疑。再用力一推。牆壁岌岌振動。並無鈴聲。這時伺候官差的人。並帶來兵役。俱遠遠站立。猜疑不知何事。誠敏一想。知是別有消息。吩咐王遠用刀敲挖。隨聞木板聲音。墜落木屑。傳命用斧劈開。忽現一洞。陽光照入。床上臥一個裸體男子。是時衆人無不吐舌。王遠吩咐地保。在後殿設立公案。誠敏升座。兵役雁翼式站立兩邊。是時獨有本地保正。心中害怕。怕是地面上的干係。暗中告訴手下人。看守二尼。別叫他逃跑。誰知王遠派的人。早把二尼縛住了。誠敏傳命。將暗室人帶上。一看骨瘦如柴。面無血色。奄奄一氣待斃。略問何處人氏。姓甚名誰。因何到此。來有多少日子。那人跪於地下。有氣無力的慢慢回稟。誠敏叫保正先與以衣褲。車載送縣。又問二尼獲住否。王遠稟曰。獲住候審。誠敏曰。此時不必推問。叫馬役先解去縣中。路上須要小心。又派一隨從人押解去了。誠敏下座。處處驗看。於佛像肚子內。得男人衣履三身。其禪室並無私物。於是帶領衆人。來到跨院。見門上封鎖符咒甚多。誠敏問保正這是何處。是何意思。如此嚴緊呢。保正戰戰

兢兢跪下一腿。稟道：據尼僧說，此處先鬧妖精。來位有道高僧，在此作法，拘來妖怪，鎖於屋中。門上貼上靈符咒語，妖精永不敢出世。誠敏曰：胡說。此皆煽惑之說。誠敏不信鬼妖的。你等與我打開進去一瞧。空空洞洞，一無所有。但覺陰氣襲人。誠敏曰：此是閉塞之故。將窗格門扇全與我除下。四下搜尋，看不出什麼破綻來。忽有一役嚷道：此處是塊大石板，踹之似有空响。誠敏命衆人用力掀起，冒出一股臭氣，薰人觸鼻欲嘔。少時氣散，一瞧乃一土井。誠敏曰：內必有物。你等預備火炬。俟臭味出淨，懸賞雇人下井。有那胆大貪利的應募。誠敏吩咐：先將火炬拋於井中。然後用繩筐將人放下。誰知土井本不甚深，放下繩子不到十數尺。井中人說到底啦。王遠問：內有何物呢？井中人將燈籠照看說：無物。只有幾堆骷骨。誠敏吩咐：拿上幾塊來。井中人檢些骨殖，仍坐筐中而上。呈上骷骨。誠敏即叫王遠開賞。那勇士叩頭領賞，歡躍而去。誠敏見證據既全，無可搜索。面諭保正，暫將廟門封鎖，靜候核辦。於是打道回衙，到署飲膳畢，即刻升堂。開釋男子，拷問淫尼。二尼見人證物證齊全，無可推諉。

順順當當的。並皆招認。井內男屍三具。傳知丟失男子之家。認明衣服領去掩埋。當日申詳上憲。不日回文。淫尼秋後處決。廟產充公。改爲養濟院。着本地公正人經理。此案結後。遠近當作新聞。好事者撰成傳奇。借作懲淫之鏡。果然境內僧尼皆知斂迹。不敢爲非作歹。可知誠敏此事。有益世道人心不少。再說鹽井一案。原是數十年總未了結的事。四川鹽井。爲出產大宗。國家設鹽運大員。征收課稅。小民不准私自販運。界限劃的很清。此縣之民。不准越境買鹽。永甯雖然不是產鹽之區。境內也有些鹽井。也有界限。本地人互立條件。不許犯界。有那奸黠之徒。見臨境產鹽豐富。暗於其近處挖井。彼井自然出產減少了。因此時起衝突。經官府屢次懲治。仍是不改。鹽運台派緝私隊到處彈壓。奸民土豪。竟能串通隊官。越境挖井。原來清代章程。每井納稅若干。出產之鹽。統要送到司中去賣。運司只知多一井多收一井的稅。於鹽斤無碍。所以奸民挖井。運司是不禁止的。誠敏下車伊始。卽知此弊。這時鬧的越發大啦。甲方勾串土司官。乙方則勾串番夷。械鬥相尋。儼然敵國。近來乙方出一個

新奇方法。每遇甲方單行人出外，卽遭偷頭人之害。什麼叫偷頭呢？賊人帶絲繩一條，乘其不備，向人頸子上一叩，轉身背起來就跑。被害的人咽喉勒住甚緊，張口不能出音，手脚當然不能用力了。背到僻靜無人地方，用刀將頭割下，到乙方領賞。謂之偷頭。甲方明知受乙方之害，然未獲住兇人，亦不敢妄控。只有謹防暗查兩條道。後來甲方想出一個方法對待，用鐵圈將脖項圍嚴，外披大領，暗攜利刃，才獲住一名偷頭人。供出是乙方主使。誠敏思慮清結此案。藩台知道誠敏才能，調升涪州知州正堂。誠敏奉到升任公文，立時派老僕佟忠跟從家眷先行，自己把案件草草料理。留下一位師爺交代後任。親帶王遠進省。鹽案從此也擱下了。永甯百姓聽說縣尊升了州官，送匾的送傘的，什麼旂子啦，德政碑啦，七亂八糟的，弄了個許多。誠敏一概辭謝不領。正是

攀轅臥轍，終留去後之思。
德政仁聲，共慕甘棠之蔭。

欲知後文，看再下回。

第十二回 十里舖弟兄敘舊 松藩衛將師奇謀

話說誠敏由永甯交卸來省。稟見上峯。無非是照例的客套。這日到涪州上任。一切接印拜廟會客之事。不必細表。誠敏母親張老太太。領着兒婦劉夫人。並兩個孫子。是由永甯先起身的。等到誠敏由省到任。家眷車尙未到涪州。誠敏怕佟忠年老。道路出什麼事情。因此放心不下。打發王遠去接。誰知並無別事呢。王遠騎馬走不上三站。就遇見佟忠自己前來。王遠心內大驚。趕緊的問道。家眷車哩。佟忠曰。尙在十里舖呢。老太太與太太。怕老爺不放心。叫我來送信的。王遠問怎麼回事。佟忠曰。無甚大事。咱倆到前邊小店內去說吧。二人入店。把牲口拴在槽道。要了些酒飯。飲酒中間。王遠又問。佟忠說。我們那天到十里舖打尖。我領着大少爺在店門外閒看。見東鄰懸燈掛彩。向人打聽。說是店主人結婚。這時會王媽招呼少爺吃飯。吃飯的時候。就聽着隔壁少女啼哭。聲音甚哀。又聽見似一老年人。咳聲嘆氣的。老太太說。東

鄰必是死了人吧。王媽說不對吧。剛才我請少爺吃飯。看見東院門上掛彩紬。好像是辦喜事的。老太太說。這事可新鮮。一家人娶媳婦。怎麼有女子哭呢。你聽聽。這不是一個老頭子長出氣發憂嗎。這時東鄰老者果然哼啦哈啦的長嘆氣呢。你叫佟忠來。我問問。等我上去。老太太如此這般一問。我回道。小的打聽打聽去。再回老太太話吧。我到櫃房一問。那掌櫃的就楞咧。說道你們出門人。不要管閒事。他辦他的喜事。想必是姑娘害羞哭呢。我一聽這話有歪。又到外邊斜對門。一座小酒舖內去打聽。才明白啦。店東也作過官。現在只有一女。今年才十五歲。就是父女二人過日子。店裏掌櫃的。是他的家人。開那個店。也是這個家人願意。今年硬要娶這小姐。彷彿養老女婿是的。王遠曰。這掌櫃的姓甚麼呢。有多大年紀。佟忠曰。後來知道他姓鈕。有三十多歲。兩隻鑲紅邊的眼。還有一隻斜眼。小鼻子大嘴。有些黑麻子。王遠曰。後來呢。佟忠曰。我探問清楚。回覆老太太。太太從旁說道。怪不得此女哭的令人很可憐呢。想是他父女不願意。老太太說。要是不樂意就拉倒。何必哭呢。太太說。想必

這個要娶媳婦的。強迫辦的。老太太說。你聽隔壁這父女爺倆。越發哭的聲大啦。可惜老爺不在此。在此也好問問。我看老娘兩位是動了慈善心了。王媽在旁說道。老太太要問。何不就叫佟大叔去問問呢。這時老太太一齊發話說。佟忠你問問東院那位老者去。是怎麼樣事。剛一出門。事有湊巧。張大人的前站。也到十里舖。找住宿的公館呢。我認得王巡捕上前招呼。王巡捕拉着馬。跟着幾個兵。問我在此作甚麼。我說老爺升涪州正堂。家眷在此打尖呢。王巡捕將馬遞與兵手。揮揮塵土說。你領我見見老太太去。我上去稟明。老太太大喜。說你叫他來吧。一見王巡捕。先問張大人來此何事。王巡捕請了安。說大人調任松潘鎮台。由此經過。隨後就到。老太太略候一候。即會着咧。大人家眷也一同來的。老太太說。很巧。你先歇息歇息去吧。我們不走了。可是大人的公館。有了沒有。王巡捕說。小的剛到。就遇見佟忠。尙未找妥公館呢。聽說西邊不遠。還有大店。老太太說。就是吧。大人家眷到時。我必去看的。這時太太向我說。佟忠你先到東院問問。若有冤屈。咱們求求張大人。也可辦的到。

等了不大工夫。兵馬車轎全到。張大人王太太沒進公館。先來看望老太太。說了半天話。等公館來請吃飯才走了。晚上王太太又過來說話。也聽見東鄰女子哭啦。那時我已問過老頭子了。王遠曰。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佟忠曰。酒舖的話。一點不錯。起初老頭子不肯說。我將來歷說明。老頭子才一五一十對我說啦。我回話的時候。王太太也知道了。當時請了張大人來。三位太太一述說。張大人說。這事問問那姑娘才能明白。太太說。王媽。你請姑娘去。王媽去了好一會。才從後門領了姑娘來了。王遠曰。你看見沒有。佟忠說。我在堂屋地下看見的。小小年紀。精明的很。說話也清楚。他來到這院。向三位太太問好。隨後聽他向三位太太說。他父親懦弱。事事全是姓鈕的作主。老太太問他哭的何事。他不肯說。王媽說。你說吧。有什麼事。現有鎮台大人。全能辦的到。他才說是硬要娶他。他父女不敢不從。王太太說。必是你父親在任上。有什麼把柄在姓鈕的手。他才挾制你們兩個。不然一個家人。爲什麼如此的怕他呢。不要緊。你父女不願意。回去叫你父親到我那公館去告狀。我就與你辦。那姑

娘一聽。問了問王媽。此位太太是誰。王媽笑說。這就是鎮台大人的太太。那姑娘真靈。爬在地下就磕頭。王太太說。快別要。你快叫你父親去吧。那日夜裏張大人即將姓鈕的。送到縣中入了獄。次早父女歡天喜地來叩頭。太太希罕他。認作乾閨女。張大人先走了。三位太太打算在十里舖多住上幾天。叫我先與老爺送信。怕不放心。如今碰見你。我仍回十里舖。你先稟知老爺去吧。王遠曰。車等何時來呢。佟忠曰。老太太說。不過十天。於是三人算還飯賬。出離店房。分手而別。佟忠回十里舖去了。王遠回到涪州。如此這般。稟明。誠敏曰。原來張大人也到此省。但是聽說松藩衛。離無憂城甚近。番夷雜處。不易治化。又且山嵐瘴氣。是邊荒地方。張大人年紀高邁。如何來此呢。說話到此。先將張大人來歷叙明。當日翁姓仇家。奏了一本。說希孔是冒沖的。後來方大人替希孔辯別明白。四川督撫又上了一道摺奏。皇上才知道是實在了。翁家仇人。知道是張大人的運動。可巧松藩衛出缺。他就極力保舉張大奇。也有報復的意思。誰知張大奇。不是那貪生怕死之徒。一聞命下。立即謝恩上任。總要

爲國盡忠。絕不計較。缺分好壞。自從十里舖與李老太太會面。次日卽走。不一日來到松藩衛。接印視事。松藩是四川咽喉重鎮。地勢極高。鎮西數百里地方。全是生熟番人。與夷人。漢族人最少。再西卽是前藏了。鎮北不遠。過黃勝關。就是青海。那時被年大將軍征服過來的。日子不過幾年光景。鎮南是無憂城。番夷首領居住之所。三面高山。一面臨江。是極其險要的了。那首領是時常窺伺川邊。所以松藩衛鎮台。非智勇兼全。威望素著者。不能鎮守。如今張大奇到任。那首領又想試試鎮台的才能。這日派遣頭目進獻些香藥等物。另外請求一事。說他那裏有一撲虎手。想要獻於皇帝。稟明鎮台大人。好給護照放行。張大人一聽。可就發了愁了。什麼是撲虎手呢。前清在關外的時節。王公貝勒。騎射以外。最講究的就是善撲。也是體育的意思。名爲撲虎。有大撲法。有小撲法。大撲虎。講的是抓拿點掌。摔。抓。是抓住一處。不輕易放手。拿。是拿住肩頭。或手腕。點。是點穴。道掌。是掌人前後心。摔。是摔倒。這五樣最厲害。小則傷殘。大則廢命。去撲虎的全有解法。破法。小撲虎。不過手法巧妙。步法敏捷。示

意而已。不致傷生。進關定鼎以來。此制不廢。上自皇子皇孫。下至宗寶旂丁。多有會撲的。口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子。每有善撲手。必進獻皇上。亦有技必獻之意。絕無別的意思。如今番夷進獻撲手。可就有貪心啦。撲手不勝。在他也無損處。撲手若勝。他就要小覷朝廷了。張大奇明知其意。不好不准。又不好就准。爲此事終日終夜的躊躇。楚參將也知道此事。偶爾向他夫人提起。楚夫人說。此事大人怎樣裁處呢。參將說。尙未答他回文呢。楚夫人曰。他那來意。是欲渺視中國。何不略施小計。令他知畏呢。參將問計將安出。楚夫人曰。番夷撲手。不過仗着氣力大。絕不懂巧妙之法。妾想咱營內也有勇力大的人。挑選幾名。就說先與他試試。驗看上了。然後送到北京。暗中於教場內。用水洒地。使之凍冰。上邊掩些浮土。咱們的人。穿上有釘子的快靴。交手時。他若滑倒。就算輸了。此計不知可否。參將一想也可以。當時如此如此。稟知大人。張大人應允。參將暗暗預備一切。正是

雄關重鎮。柔遠人。須有奇謀。
懷德畏威。服四夷。全憑妙計。

欲知如何再觀下文

孫劍秋著

神怪劍俠

●南自山海關 北至甯古塔
爲乾隆朝北派劍俠之祕史

寫盡六十年宮闈真實的艷事

顯出數十個國家主義的劍客

滿清自雍正帝專結交南方劍客以後中間經過乾隆朝直到嘉慶初此數十年中之宮闈內政常與外間劍俠大有關係而雍正被刺乾隆初登基之時天下人心荒荒偵騎四出尤爲南北劍客伸張消滅之絕大關鍵是書專敘此中真相於北派劍俠之奇聞軼事搜羅尤廣外如山海關桃花島與安嶺甯古塔葫蘆峯之險內如香妃傅夫人福康安等之豔跡無不詳載爲從來未經人道及之珍祕史也全書彩色封面洋裝兩厚冊定價八角實洋四角八分外埠寄費加一成

第十三回 楚參將奇謀柔遠 李太守斷案如神

話說參將楚允材暗暗挑齊勇士吩咐已畢。次日清晨中軍傳令合營大小將官俱要頂盔貫甲器械鮮明齊集轅門伺候。大人接見番使移時張鎮台全副戎裝升帳。兩員總兵官站立兩旁衆兵丁弓上弦刀出鞘中軍官手持令旗傳下號令衆人接連着向外喊嚷如暴雷似的齊說道。命番使進轅門外的大刀隊上來八人。四人報門前引四人後隨。番使在中戰兢兢的進帳行禮。左邊那位總兵官說道免參。右邊那位總兵官說。一旁侍立。番使直立案前不敢正視。楚參將由大人虎椅後轉出。立於當中宣佈意旨。說道。貫使進獻撲手。卽着該使於五更後引到教軍場候大人驗看定奪。番使打躬退。仍是大刀隊引出。是夜五鼓齊到教場鶴立影壁外大砲九响。參將騎馬先到兩員總兵帶領大小營哨各官分立道旁等大轎一到一齊唱名跪接入場升帳。大人坐在銀交椅上威威武武的一言不發。片時中軍大聲稟曰。番使

領撲手到。卽見參將手舉箭下來。跑到左邊一片平川芳草地上。站立傳令撲手獻技。這時番使的撲手。將他那能力已嚇去了一半。這邊上來一名勇士。與他交手。兩人剛一把握。這邊的人。覺着兩腕酸痛。參將一見大驚。立時大聲喝道。且住。這邊的人。趁着參將大喝聲中。下邊用盡平生之力。用脚向那人腿下一踹。那撲手可就受不得了。原來這邊勇士靴子上有鉄釘子。那人如何受的了。卽時摔倒於地上。衆人哈哈大笑。參將向番使說。此等人也來進獻。若不驗看。冒昧送上北京。這個罪過担的起麼。番使滿面羞慚。無言而退。自此不敢渺視中朝。常常餽送鎮台牛黃鹿茸麝香犀角等物。四時不斷。張大奇在此坐鎮。到是安閒享受的。再說誠敏涪州任上。政簡刑清。四民樂業。一日有宗案件。上憲委他判斷此案。出在成都府。是兄弟析居的勾當。經過幾堂官。總未了結的。這事也有三年之久了。論說弟兄分家。爲何如此的不易辦呢。此案彷彿今古奇觀上。某太守一般。但彼是庶母幼弟。此則是同胞共乳的弟兄。原來離成都城二十餘里。地名長亭鄉。鄉中有一位官家。姓左名弼清。弼

清在世。作過淮安關監督。是很賺錢的。缺。又兼弼清善於理財。開了幾座典當舖。又有許多錢莊布店。家中私囊更無其數了。只就名人畫片而論。什麼方方壺趙千里的真迹。全都有的。其他仇十洲唐六如等等。更不知存有多少。爲什麼有這許多名人真迹呢。皆因弼清知道此物可以致富。假說好喜古畫。他手下官吏謀事的。千方百計得來獻上。立時就可以派事的。因此收藏最富。可是沒費半文錢白白來的。弼清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名濟。聚妻張氏。小兒子名洲。才三五歲。弼清先與左濟捐了筆帖式（前清官名）在部內當差。上司知道是左監督的兒子。誰不另眼看待呢。弼清死的那年。左洲剛六歲。左濟由北京奔喪回里。在家守制。其妻張氏。是用心計的人。唆使其夫。將所有古畫。偷藏於自己屋中。外邊進款以及家中儲蓄。無不大搜而特搜。其母看着太不成事。約請親族與他弟兄析居。及至分配財產。完全是左濟兩口子商量妥當。某處某處歸左濟。某處某處歸左洲。他母親是女流。那曉得外邊事體。以爲是很公平的。親族又誰肯說閒話呢。等到左洲長大成。才知道他所得的。

不過十分之二三心內不平。邀請親友與他哥理論。這時他哥左濟運動得出外任。作道台啦。親友誰敢惹道台呢。後來其母出名告他忤逆。左濟花了無數的錢財。好容易把其母安慰好啦。那事才算取消。但是家私仍舊未分與左洲一點。此時左洲應分的舖子。無一處不賠累的。如將外債清結。卽把左洲所有產業變賣淨盡。也還不夠。左洲無法。只得又告。上憲將此案委派誠敏。誠敏細閱前後卷宗。出牌示傳齊兩造。並原中親族。於某日候審。按析產書上人名。不准缺少一人。有故不能到的。委代表人代質。卽其母亦必到案。那日人證來齊。其母是縉紳人家屬。賜矮座坐於堂下。先問左濟控告人。所呈析產書是否屬實。控告人與親族齊聲應曰。實係當年所作。各執一紙。又問析產書上所載財產。怕是爾等不經手。內有不公平之處。今日須要實言。不可隱諱。衆人曰。當初本是公允。後因左洲浪費。以致艱窘。誠敏曰。我說的是當初。並不是現在。衆人齊答曰。當初是極公允的。誠敏曰。既是公允。左洲屢屢興訟。也是不安分呢。爾等當堂具結。左洲方欲開口。誠敏不許多說。原來誠敏的關節。

已有人送進白物。衆人具結畢。以爲無事了。誠敏問左母曰。此事可了結否。左母曰。恐左洲不易生活。誠敏問左母。二子是親生否。左母答曰。是親生。誠敏曰。可又來。既是親生。二子當然一律看視。既怕左洲不易生活。本州有個捷便辦法。卽將左濟應得改歸左洲。那時左洲再不習上。可就對不住先人了。母子大喜叩謝。衆親族曰。此時距析產時已多年。舖中有賍有賺。如何而可。誠敏曰。那也好辦。仍照當初舖賬算。亦無不可。如左洲舖中賍錢。卽令左濟補還。左濟舖內賺錢。仍歸左洲使用。回頭令王遠由內衙捧出白物許多。放於桌上。誠敏曰。此錢是左濟送與本州買小菜用的。本州不好不受。今轉賞與左洲。以爲讀書甘旨之奉。回家好好安度。念書上進。不可與匪人爲伍。衆人一看。張口結舌。不敢不遵。此案遂結。並不費事。不到三個月。光景州城內出了一宗重要案件。原來城內北街。有一通濟錢莊。是個大匯兌莊。經理姓黃。名四運。爲人精明才幹。練達城實。一日來了三位客人。帶來匯票兩萬兩。銀票七千五百兩。存放櫃上。四運見是大交易。格外招待。問明客人。一位康山。一位陳木林。

一位桑壽。他三人同夥集股。要在州城內開張綉緞舖生意。當面言明。支款時三人齊到。即在賬簿上註清。由此日爲始。三個人你來我去。時常在錢莊鬼混。日久人情熟。有時也在錢莊吃飯歇宿。這日陳木林與黃經理在密室賭博。康山也在座同賭。忽然桑壽進來。將黃經理請到外邊。說道。你也知我們買賣成立好啦。貨物呢。已由水路發下來啦。貨到就要交款。是不能耽誤的。黃經理說。款是現成。早晚使全行業。壽曰。不是那樣說。你應酬多。我們貨不定甚麼時會到。要支款時怕您有有空。有空。咱們一同見見賬房先生。說明白了。那時你沒空也就行啦。黃經理說。那可以。一會我告訴我們先生。就是說完了話。仍舊一齊來到密室賭博。桑壽也進去看了。一會子就走了。這就是賭博誤事的根源。黃經理回來。若將桑壽的話。問問陳木林康山。或者不致出事。乃黃經理只顧賭啦。將此事一字沒提。又過了幾天。康陳二人是。夫天不離小莊的。桑壽可不見影啦。黃經理心疑。偶爾向賬房先生提起。先生說。自你囑咐後。桑壽次日即支取紋銀二萬兩。說是交貨款去了。黃經理聽罷。即找向康

陳二人問及。他二人是一概不知。趕情是叫桑壽撞騙去啦。若論此事是黃經理的錯處。賬上明明註請。三人同交同支。爲什麼叫他一人支取呢。若一定叫黃經理賠償呢。他也是很冤的。因此可就稟明州官。過了幾堂。康陳二人非賠他款不可。黃經理總說是桑壽支了去了。誠敏察言觀色。知道桑壽騙款是實情。絕非黃經理虧心。獨有康陳二人死口咬定要款。並不是桑壽的事。當堂判定。三人同交之款。當理三人同支。既有賬簿註明爲憑。雙方皆當遵守。現在桑壽不知何往。康陳二人亦不得支取款項。須俟桑壽到齊方能支付。黃四運所稱桑壽已經支去。亦不足信。况康陳二人既與桑壽同夥。自當知其底蘊。將來爾三人到齊。通濟之款。分文不得短少。候飭差協同眼線訪拏桑壽可也。原來通濟錢莊。當初是左濟的買賣。如今改歸左洲名下。康陳桑三個人。全是假名姓。串就騙局。來騙通濟。暗中是有人主使的。經誠敏如此斷決。左濟越發的不如意了。正是

有司廉潔土劣不敢出頭。官府賢明宵小那能得志。

第十四回 趙小勤生闖三角 侯無咎偵探七曲山

且說四川新換一位總督。一生癖愛的是古畫。尤其愛的是金碧山水。大凡作官僚的。多有所好。除了聲色狗馬以外。所好者光怪離奇。若好古玩書畫。還算是文雅一等的。人物。前朝有一位制台大人。好吃黿魚。一日逢制台壽辰。大家與他送壽禮。獨有一位官員。得一大黿。用瓷缸盛着。上貼紅紙封條。大書制台大人。差人送到轅門。家人不知何物。打開一瞧。是個活黿魚。大家哄堂大笑。制台不以為侮。可見好者即以為樂。再說左濟聽說川督愛畫。由他先人留下的古畫之內。檢來檢去。檢出兩軸。一軸是趙伯駒的山水。一軸是唐六如的美人。託人轉呈督署。制台看見大喜。心想左濟是別省的道員。我將何以酬答呢。按這兩軸真迹。價值連城。他不能不有所為。後來知道他是成都府人。與現任涪州知州李誠敏有些不合式。制台可就存在心裏了。那時朝廷最嚴的是賊盜。出盜案不能破獲。本官就要撤任。涪州治下有座七

曲山山內有對口川。過了川一片大松林。林子那邊天生成的隘口。山上有雲罩寨。寨門外一座石關。也是生成的險要。大寨主六耳獼猴袁火。二寨主飛天蛇袁挺。二人占住此山。手下招聚婁兵七八十名口。他二人有個妹子袁點點。綽號賽鵝毛。比他二人武藝強的多。能用飛彈傷人。百步內無不命中。外邊水路旱路。他也有些黨羽。綠林中提起來無不知道的。也是該當有事。每常鑣客過境。必先來拜山。納些進奉。等到鑣車到時。他不揚旂。也不喝號。太太平平的就過去了。這天常勝標局保安十幾輛標銀。派兩個徒弟護送。可就出了大亂啦。若說常勝標局師父呢。姓侯。名無咎。外號鎮南省。是久經世故。老成練達的人。他的徒弟。應當也不錯的。一切綠林中的規矩。走標的門徑。當然是懂的了。何至鬧出事來呢。其中有好些原因。大徒弟名趙小勤。小徒弟名葉光庭。他們的規矩。師弟當受師兄約束。皆因葉光庭的能耐。比趙小勤略高一點。所以時常瞧不起師兄。這次出門。老師吩咐路上小心。不准吃酒鬧事。趙小勤是以酒爲命的人。喝起來沒夠。這日來到天德店。明日就得過七曲山。

口。葉光庭於吃飯時。曾請示趙小勤。誰去拜山。趙小勤又喝醉啦。大聲嚷道。烏耐煩。小小山寇。何用拜山呢。明日照舊上路。葉光庭看他醉啦。暗暗自己叫苦。也不敢再勸。怕他又說出不好聽的話來。葉光庭是怕天德店內有雲罩寨的奸細。果然是有。回山去一五一十報與寨主知道。袁挺說。侯無咎用這樣人。豈不誤事。咱先在三角峪安置妥當。看他明日怎樣過去。袁火說。他既小覷咱們。咱就與他個厲害。單說三角峪。是兩面靠山。一邊大水。中間一條道。剛剛可以走車。有四五里長短。平常走車。必先叫人過去招呼。省的遇對頭車。這是必由之路。而且最險最難的。葉光庭到是知道。次日起身。葉光庭說。今日可以將旂子下了。也不必喝號。或者慢慢的可以過去。趙小勤說。常勝標局名望。不止一日了。爲什麼不揚旂喝號呢。葉光庭又暗暗叫苦。只得遠遠的跟在後邊。趙小勤雄糾糾的騎在馬上。跨上單刀。插起標旂。耀武揚威。頭前開路。一進三角峪。他也知道防備。派人前去探路無事。他越發的抖起精神。來了。走了一大半路程。忽聽前後發喊。滾木齊下。塞滿兩頭。此時葉光庭撥馬而逃。

連夜跑回標局。稟知老英雄侯無咎。如此如彼一說。侯無咎曰咳。不消說了。這是我一人之過。不該派趙小勤去。事到如今。應當我親走一趟。要回標銀。只是此處不得分身。如何是好。你與我將師叔請來。託他替我去。葉光庭立時請到一位英雄。滿面紅光。精神飽滿。有四十上下年紀。姓王名寬。侯無咎將前事向他述說一遍。王寬曰。事不宜遲。我就帶葉光庭前去。原來綠林中規矩。是最講禮節的。若是標局能夠認錯。賠不是。山上必賓客相待。標銀原封送回原地。分毫不能動的。但是要有人命。可就得再說再議。此次趙小勤與客人共死了六人。雖是趙小勤自取其禍。也是袁火太強硬些。如今王寬率領葉光庭前來。是按着規矩而行。寨主理當迎出川外。乃袁火袁挺。並不出迎。只吩咐婁兵引他來見。王寬一見寨主不親自迎接。心中大大不悅。等走到關門。仍然不見出來。遂忍氣吞聲。隨婁兵而入。到了分贓所。袁火袁挺。居然高坐。那時葉光庭就忍不住啦。前行一步。站在當中。開言說道。我叔姪前來拜山。認過。並無有開罪之處。寨主遠也不迎。近也不接。高坐於上。寨主是腿上有病呀。是

故意呢。袁火曰：你那師兄，既小覷本寨，你們又何必上來呢？王寬大聲嚷道：「既在綠林，當知禮義。始初以你們當人，所以有此一舉。如今爾等不知禮義，也就無可說的了。我且問你：我們的人在那裏？標銀在那裏？寨主你想怎麼樣辦法呢？」袁挺曰：「人與標銀，全在此處。任憑爾等來取。」王寬一聽不像話，心中自想：就是如此的回去，一來丟自己的銳氣，二來對不起師兄，仗着自己一身軟硬工夫，用大話唬他們一下，乃大喊道：「我叔姪來此，原是告禮後兵，爾等無知小輩，胆敢口出大言，狂妄不知高厚。說罷刷一聲由腰間抽出折鉄鋼刀，一箭步搶到案前。袁火袁挺二人各擎兵刃而起。葉光庭這時也亮出單刀，四人捉對兒動手。若論袁火，本不是王寬對手。因王寬時時要照顧葉光庭，所以不能立刻取勝。四人正在廝殺之際，賽鵝七袁點點得知。來到廳前一看，見王寬手法非常，知是勁敵。眼見袁火刀法散亂，堪堪要敗。袁點點由囊中摸出一粒鉄丸，卽向王寬拋去。老英雄交手之際，忽覺有人暗算，身形一閃，打中右邊肩胛以上，略一遲慢。袁火的刀背碰着左腿，王寬虎倒龍顛的臥於階下。

婁兵上前網綁起來。葉光庭真急啦。沒上沒下的亂砍。諒他一人焉能敵得住二人。不多時亦被網上。王寬破口大罵。袁火是粗魯漢子。據他的意思。就想將王寬廢命。點點說千萬不可莽撞了。等他的餘黨不來。那時任大哥處置。吩咐婁兵暫將二人押下。再表侯無咎。打發王寬二人動身。隨後料理料理。也跟下來了。這日任在天德店。拂拂揚揚。聽人傳說。雲罩寨獲住兩個奸細。老英雄心內大驚。挨到日落。施展飛簷走壁之能。夜探雲罩寨。到了山內。只聽處處提鈴喝號。看守甚是謹嚴。老英雄不敢造次。暗暗退歸店中。次日派人邀請各路朋友。於天德店會齊。先是永勝標局老師。張德甲先到。隨後長安標局的朱爲貴。大興標局的劉富有。全到。其餘水旱朋友也到了三四位。俱是川南川北的英雄。大家到齊。侯無咎把話說明。商量此事辦法。有說攻寨的。有說報官的。議論紛紛不一。到是張德甲有主意。他說先探探咱們的人生死存亡。然後再定辦法。侯無咎曰。仍是我去。願求一位幫助才好。於是你要去。他也要去。七嘴八張的亂嚷。侯無咎曰。諸位不必如此。我知劉仁兄武術。就求劉

爺同去吧。二人用畢晚飯。帶好行頭。飛奔雲罩寨而去。且說袁火袁挺。皆是粗魯渾人。自從留下王寬二人。心高氣傲。以爲天下無敵。可以壓倒一切綠林。每日飲酒取樂。探細人報告天德店英雄聚會。他也不以爲意。這夜侯無咎二次入山。可就要細細偵探了。偶到一處。忽聽二人搗鬼。一人說。寨主只知飲酒。也不防範天德店那些人。我看這事越鬧越大咧。一人說。你着甚急。咱們女寨主一人。足可以對付他們一大羣。你沒看見那天。拿姓王的。不是女寨主行嗎。一人說。雖然如此。也怕能人背後有能人呀。一人說。不怕不怕。女寨主的彈丸百發百中的。二人說說笑笑。說到別事上去了。侯無咎也不聽啦。剛走不遠。忽聞東邊暗號。知是劉富有來了。迎將上去。劉爺說。咱們條吧。風緊的很。這是綠林中的話。條是走。風緊是人家知道了。於是二位英雄。暗暗出山。來到店房以內。劉爺拍手說道。王兄真是好漢子。我實在佩服他。被他們押在黑屋。總是大罵不止。我到那裏。遠遠就聽見王兄的聲音了。順着音聲尋去。只見門外多人看守。屋內小輩長小輩短。的直罵。葉光庭也跟着罵。我想要救他。

二人出來。又怕打草驚蛇。衆位想一善策。總是先救人要緊。俟無咎聞聽。先放下心來了。正是

七曲山中藏下幾隻猛獸。天德店內聚來許多英雄。畢竟如何。下回分解。

真 真
不 堪 回 首

本書是現代實事的祕記

新舊軍閥的本來面目。

官僚政客陰謀手段。

偉人名士的露骨醜史。

妖姬蕩婦的媚人怪態。

本書是政治舞台的背鏡

這部書是當代大小說家

田玉趙煥亭先生傑作趙先生

的大作久已聞名於世這

一部「不堪回首」是趙先生

近十年中的秘密記事費了二年心血

纔把他編成長篇說部多至二十萬言

讀之令人拍案叫絕全書洋裝二册定

價一元特價六角函購寄費一角一分

第十五回 侯無咎三探七曲山 無定僧得道無相寺

話說侯無咎聽劉富有說畢。心中甚喜。說道。衆位不是要探去嗎。明晚卽啓請衆位同去。用薰香把看守的人薰倒。然後放出他二人來。就用火攻之法。前後點着。與他一場大戰。或者可以得志。不知諸位意思如何。張德甲一想也可以行。大家共同斟酌。派兩個人在山口巡風。兩個人在關外接應。劉爺領着張爺帶薰香去救人。侯爺領着朱爺攔住寨門。作爲內接應。劉爺張爺得了手。卽由那黑屋放火。大家望見火號。卽一齊攻上。不許亂伍。偷劉爺張爺不得手。卽急速集合回店。大家分派已定。單等明晚行事。且說次夜劉爺在前。張爺在後。一直夠奔黑屋而去。到在那裏。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也聽不着王爺的罵聲。咱劉爺說。怪呀。明明是此處。爲什麼不見人呢。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颼的一响。劉爺緊閃。反打在張爺耳邊。將油皮擦去一片。隨後又是一彈。打在劉爺背後。刀把之上。二人不敢貪戰。暗遞口令。大家一齊退走。誰知

賽鵝毛早已追上。這時候無咎朱爲貴在寨門外早與袁火袁挺交上手了。劉爺張爺逃到寨門。剛想幫助侯朱二位。火把影中忽見朱爲貴中彈倒地。刀也扔啦。隨後彈丸如急雨般的亂飛。三位英雄舞動單刀。護住身體。隨舞隨逃。饒是如此。侯無咎胳膊上也着了一彈。幸虧彈丸無力。不大甚重。好容易跑出關外。賽鵝毛沒追出來。原來袁火袁挺全受了刀傷啦。賽鵝毛爲救他哥哥。沒向外追。不然中彈的怕不止朱爲貴吧。大家來到店中。垂頭喪氣。未救出王寬二人。反到失陷一位朱爲貴。這事是怎麼辦的呢。皆因前夜侯爺劉爺二位去探。袁點點就有耳風。知道他們必來搶人。所以把王葉兩人。另押一個水洞以內。寨中全防備好啦。侯無咎等人那裏知道呢。所以才有此失。且說衆人正憂悶無法。標局子又遣人來說。客人急等用款。讓咱先包賠呢。還有趕車的家裏。也向咱要人呢。侯無咎聽罷。說道這事只好報官。憑官處置吧。衆位辛苦一踰。改日登門拜謝。倘官府拿人。那時還要借重列位呢。衆人唯唯。無言而散。侯無咎自去報案。不表。再說當日四川總督。自從收受左濟那兩軸畫。

掛於寢室。每日賞玩不已。總想無可報答。後來聽說左濟的老母幼弟在家。每月必派親近人前去餽問。又將左洲取入饗門。會逢鄉試年頭。替左洲打過關節。居然中了文舉人。直將左濟天大的人情。報復在左洲身上。後來左濟知道了。又託人向總督說明原委。總督才知道他弟兄不睦。李誠敏是他的對家。立時就要將李誠敏撤任。督府有位明白公事的老夫子。說道。涪州知州也是奏請簡放的人員。無故撤任。未免有不便處。總督說。我也聽說李誠敏是個幹員。但他既與左濟不和。早晚總要撤任的。老夫子說。撤任須有名目。那絕不是難事。但此時是絕對不可的。總督也就不說啦。此位總督。爲何如此的明白呢。原來這位總督。是內務府的旗人。由蘇拉起家。蘇拉是滿洲官名。譯出來即是馬甲。當初這位蘇拉在京時。好吃懶作。就指望著每月的餉銀。盼到放餉的時節。又被債主扣去。皆因京旗人多有指餉借錢的。因此這位爺是終年困難。有一年七八月間。這位蘇拉異想天開。在御河內去摸魚。摸來摸去。摸到中海以內。適有某位貴妃。在中海賞荷花。立時叫太監們察看。是什麼東

西。在水中亂動。這位蘇拉不能隱藏。從水中扒出岸上。跪在地下。哀求太監。說道。奴才家中有八十歲的老母。染病在床。想喝口魚湯。奴才無錢去買。原想在此摸一兩個小魚。回去作點羹湯奉母。不意驚動娘娘。奴才應該萬死。說畢。磕頭不止。那太監照他的話。回明。貴妃吩咐賞他幾個錢回去。以後不許如此。可巧這晚。貴妃侍寢。就將此事奏明皇上。皇上聽說是個孝子。龍心大悅。問道。他叫什麼名字呢。貴妃奏知某某。五更出朝。皇上特特下道上諭。今有孝子某某。着卽以知府升用。欽此。軍機大臣奉到上諭。誰也不知此人爲誰。又不敢請問。只得運動太監。才知道昨天摸魚的事。派人去尋他。這位蘇拉不在家。他的太太提筐出外縫窮去了。好容易由南城大下窪子。把他找來。軍機大臣一問。他一五一十從頭至尾一說。軍機大臣說。此事太險了。趕緊找一個母親吧。倘聖上知道。那是了得的嗎。這就是四川某總督的歷史。如今他總想撤李誠敏的任。以答左濟的人情。一天又與老夫子商量。老夫子曰。現在涪洲月報。有雲罩寨一案。大人可嚴諭知州。務獲賊人。不准漏網。否則提參不貸。

總督大喜。立刻指令李誠敏限一個月破獲。原來誠敏這時正辦理此案呢。自從那日侯無咎報官以後。走標的也來告狀。車夫家人也來告狀。一連接到幾張呈子。無非是客人告標局要款。車夫告標局要人。誠敏派王遠帶馬快前去拿人。去了三天。連七曲山也沒進去。不用說那雲罩寨了。原來賊人自侯無咎三探之後。即將對口川把住了。誠敏終日躊躇。想出一乾闥的方法。派旂陸兩營輪流把守山口。再派王遠監視提調。將山口封住。賊人不得出來。不上半年。即可將賊人全夥餓斃。此法也。算是毒而且妙了。無奈寨中尚有王寬等衆人。侯無咎總想救出來才好。今見州官行此絕計。無咎就要先與他們拚命啦。有一位與雲罩寨通氣的。鉄胳膊王五出來調停。起初袁火只許釋放活人。死的白死。標銀也不交出來。官兵還得退淨。不然連活人也不放。後經王五再三再四的說。袁火才應允交出一半銀子。侯無咎這邊是人銀一齊全要。死的人還須雲罩寨殮殮。王五來往了多次。又請出幾位調人。費盡心力口舌。兩造似乎有點允許的意思了。但是官府一邊不答應。也是不行的事。又

託出人來向州官說。袁火等自知罪過。畏慎不敢出來。從此改邪歸正。求官府開一面之網。令彼自新。正在這個時間。省令下來啦。限一個月非贓賊並獲不可。誠敏也就不准他們調解了。可是有一宗爲難。乾悶的計策。非一年半載不能收效。若是一個月。那能辦的到呢。如今省令很是嚴厲。誠敏想起非非子來了。命王遠請求無定大師。並請昨非子援助。好破雲罩寨。且說無定大師。自與李誠敏王遠分手以後。想要上峨眉山游玩山景。偶然走到無相寺。見山門外荒草地上。臥一骨瘦如柴的老和尚。赤着雙足。渾身甚是襤褸。緊閉雙眸。彷彿似睡着的光景。無定大師想入門休息一回再走。剛一邁步。忽從澗中跳上一隻大蟲。張牙舞爪的上來。無定大師怕是老和尚有碍。大聲嚷道。虎來了。想要提杖去打那虎。老和尚翻身起來。叱曰。孽畜不得無禮。那大虫經此一叱。俯首帖耳。徐步而去。無定大師知道遇異人。拜求度脫。老和尚曰。爾尙有許多事未了。此非爾度脫之時呢。於是引入室內。授以秘訣。並死中求生之術。無定大師大喜。叩謝次日。天色微明。無定大師起身。只見空榻。老和尚不

知何處去了。無定大師贊嘆一回。信步出廟。才下山嶺。遇見一位讀書文士。衣服整齊。儒衣儒冠。眼含痛淚。意欲自縊。無定大師緊行一步。上前將樹上繩子扯下。問曰。先生何故行此拙見。文士涕道。一言難盡。弟子渾家長的少有姿色。被此處大王搶上山來。反將我毒打一頓。萬般無奈。只好自縊。無定大師曰。快不要如此。小僧雖是出家人。專愛管不平等事。只不知那大王巢穴何在。令正是何時搶去的呢。文士曰。他的山寨就在山後。弟子的渾家。是今早搶去的。無定大師曰。你家住那裏。文士曰。山下不遠。無定大師曰。你先回家去等。我去去就來。文士曰。那大王不是好惹的。倘有疏忽。連你我性命不保。無定大師曰。那個你不用管啦。言罷。提杖邁步而去。再說那大王。並不是什麼有能爲的。直是一個不成器的小廝。專慣欺壓良善的。若問他的武藝。是極平常的。爲什麼也稱大王呢。皆因本地人懦弱。不敢不恭維他。他自己也覺着不錯是的。越鬧胆子越大啦。活該今日現眼。無定大師到了那裏。他正在大酒大肉的慶賀呢。一見和尚。也說了幾句橫話。等無定大師一發作。那大王可就輕

下去了。要怎模樣就怎模樣。但求和尚不發躁。跪在地下。小鷄。賺米一般。磕頭無定。大師一瞧也笑啦。說道。你這人也要搶人家婦女。真與好漢丟人。快快將搶來那婦人送回。我就饒你。那大王立時將婦人放出。無定大師曰。留你無用。殺你我不忍。將你耳鼻割下。作一廢人吧。於是如法炮製。原來這就是搶李誠敏行李的那一夥的強人。正是。

橫逆之徒。到頭終須報應。豪強之輩。將來定有循環。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王遠訪賢臥病山村 太守勦賊借重義俠

話說王遠奉本官命令訪求無定大師並昨非子來破雲罩寨期限甚緊勢不容緩只得施展平地飛騰之法飛奔峨眉山去這日路過羊角山天色渾黑坐在一塊磐石上取出乾糧充饑等那月光上來再走忽然鐘聲入耳轉過峯頭一望山坡上有座古廟山門外金字匾額月光照處只見大書無相寺三字王遠心上自想我且走去尋問尋問倘或有人知道豈不省跋涉嗎舉步才要進寺只見由嶺上下來一人五短身材精神活潑兩眼灼灼有光看了看王遠一言未發入寺去了少時出來一位道人王遠煩他領入方丈方丈內有一位鬚髮如銀的老和尚正在蒲團上垂眉打坐王遠肅然站立一旁有炊黍的時會老和尚略一開眼說你所尋的那人已到那裏了可是他亦不能了此事不久了此事的人自來可惜你目下有難雖不妨事此次功勞無分了說罷仍然入定去了這幾句話說的王遠毛骨竦然心想他怎能

未卜先知呢。必是一位仙人了。原來老和尚本是俠義英雄。年青時鉄布衫金鐘罩諸法全部熟練。專一是除暴安良。收了幾個徒弟。也是俠義一流人物。提起無道者。川廣雲貴幾省的豪傑。沒有不尊崇的。他的徒弟既多。可就有那不正經的了。方才進廟的那人。也是他的弟子。外號叫小蜜蜂戒寶。那戒寶是個淫慾之徒。袁點點的能爲得他指點處頗多。如今他聽說王遠求人破雲罩寨。他有點關心就不懷好意了。等到王遠退出方丈。在外邊略略歇息。趁着月光遂行。戒寶暗隨於後。走了六七里山路。戒寶摸出一粒彈子。向王遠後背打去。立時倒地。若論戒寶彈丸。是百發百中的。趁王遠不防備打他的後腦海。立時可以喪命。這並不是戒寶手不留情。是無無道者。預有戒約。凡他的弟子。不准無故傷人性命。如有不遵約。他一定是知道要懲治的。所以戒寶只將王遠打倒。他也就走啦。再說王遠一心尋找無定大師。那知有人暗算呢。經此一跌。心火上炎。立時神昏目眩。勉強站起來一瞧。左右並沒一人。忽由林內透露燈光。知道必有人家。順着燈光行去。乃是個小小山村。王遠到此。

可就病啦。不說王遠在山村養病。且說誠敏打發王遠走後。又將侯無咎喚到。與他商議破賊的方法。無咎稟曰。賊人據險而守。不易擒捉。非有內應。不能得手。但賊人經小人三探以後。把守越發嚴密。小人有位師哥。深明劍術。來去無形。若得他到此。入山救起王寬等三人。他們在內。大人派官兵在外。內外夾攻。不怕賊人飛上天去。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誠敏曰。我已經派人去請高僧。你師哥如能來。多一助手。豈不更好。無咎請問高僧是誰。誠敏曰。峨眉山昨非子。與他徒弟無定和尚。無咎曰。大人何用遠求。昨日張德甲說。昨非子曾到永勝標局訪友。大人何不派人去請。誠敏聞言大喜。立刻拿帖專人去請。次日昨非子領無定和尚。一齊到。原來他師徒二人。雖說行踪無定。但是他二人所作所爲的事。彼此無有不知道的。此時昨非子因無定和尚。得了無無道者真傳。更時時刻刻。彼此不相離了。此時奉命來到州衙。誠敏迎接入內。獻茶以畢。將經過之事。一一述明。懇求二位輔助。昨非子滿口應許。次日城守營千總張昌順。先領着二百名兵丁。在七曲山外紮營。隨後州官騎馬。全副執

事頭前鳴鑼開道。後跟馬快多名。來到山前。昨非子無定大師。與侯無咎等。上前相見。州官下令千總出陣。三聲大砲响。金鼓聲中。張昌順跨上烏馬。手挺長鎗。跑到垓心。厲聲大罵。草寇無知。早早納命。再說雲罩寨兄妹三人。自侯無咎劉富有二次入山。他們就加意防備了。立將王寬葉光庭送入水簾洞。何爲水簾洞呢。寨西山腰有一石洞。五六丈深。一丈來寬。外邊一口。只三尺左右。是一個直洞。經他們設法鑿通山泉。由上直流於下。如同瀑布一樣。是秘密所在也。呼爲水簾洞。所以侯無咎等三次入山。沒有找着王寬等人。到失陷一個朱爲貴。後經王五說合無效。他們兄妹三人。也就豁出去啦。於對口川內。挖了許多陷坑。安設許多絆索。今早聞知州官帶隊來勦山。可就調齊婁兵。兄妹三人各擎兵刃出陣。袁挺一見張昌順罵戰。手使雙鞭。跳出陣前。昌順馬上睜眼觀看。只見袁挺下穿皮褲。薄底皮靴。上身黃布中衣。腰間繫緊絲帶。一臉的怪肉。眼小如豆。知道必是寨主。並不答話。長鎗便刺。袁挺是步下短傢伙。跳前跳後。很是靈便。張昌順馬上長鎗。焉能夠取勝呢。急的渾身是汗。無定

大師一看倒拖禪杖。跑。出。大。聲。喊。道。此。賊。性。命。當。死。吾。手。袁。挺。正。與。昌。順。酣。戰。見。來。一。個。和。尚。分。外。加。了。小。心。張。昌。順。可。就。勒。馬。而。回。此。次。二。人。全。是。步。下。可。就。要。分。個。雌。雄。啦。那。時。節。鑼。鼓。齊。鳴。馬。嘶。人。喊。但。見。陣。上。一。僧。一。俗。杖。去。鞭。迎。如。兩。隻。怪。蟒。鞭。來。杖。往。似。三。條。毒。蛇。大。戰。多。時。不。分。上。下。無。定。大。師。心。生。一。計。使。了。個。葉。底。偷。死。的。式。樣。袁。挺。一。見。雙。鞭。交。叉。誰。知。無。定。大。師。並。不。伸。進。抽。回。來。蓋。頂。而。下。袁。挺。雙。鞭。去。擋。無。定。大。師。鐵。杖。略。偏。正。打。腰。脅。袁。點。點。恐。怕。袁。挺。招。架。不。住。暗。中。助。一。彈。丸。無。定。大。師。手。腕。上。一。輒。禪。杖。擊。去。無。甚。力。量。也。未。把。袁。挺。打。倒。昨。非。子。大。踏。步。搶。上。袁。點。點。已。到。面。前。他。二。人。就。交。上。手。啦。昨。非。子。使。的。是。寶。劍。袁。點。點。也。是。劍。兩。道。寒。光。一。團。殺。氣。越。鬪。越。勇。兩。邊。衆。人。全。看。呆。了。袁。點。點。想。用。彈。丸。被。昨。非。子。逼。迫。的。偷。不。出。手。來。昨。非。子。想。用。暗。器。也。是。不。得。工。夫。二。人。直。戰。到。日。落。官。軍。陣。上。鳴。金。二。人。才。分。開。手。各。歸。本。陣。一。連。戰。了。兩。天。縱。然。獲。到。一。二。小。賊。仍。無。濟。於。事。省。中。雪。片。也。似。的。文。書。來。催。鬧。的。李。誠。敏。心。焦。無。法。可。使。其。中。最。着。急。的。是。侯。無。咎。倘。若。王。寬。朱。爲。貴。

二人有性命之憂。何以對的住朋友呢。至於賠償標銀。到是小事。總恡着探實他。二人生死存亡。才放心呢。可巧有一個新充馬快手的人。是北方順天府人氏。性陸。名懷忠。也是個俠義的人。今且將雲罩寨之事攔起。先表一表陸懷忠。京東馬蘭峪。有位老秀才李增祉。是位守舊古板人。家道困窮。只有一妻一子。住着三間小草房。那時馬蘭峪有一位貝勒爺。是看守皇陵的。想要蓋一座花園。不巧李秀才的住房碍事。那位貝勒爺到也不錯。知道李秀才。是正人君子。就託出人來向他勻兌。另與他買所好房子。再與他些銀兩。彼此對換。若是別人。這事是必應許的。可怪那老秀才。總說是祖業。四五輩子住的房子。餓死也不肯讓的。貝勒爺手下有個無惡不作的奴才。他對來人說。這樣便宜事。李秀才不幹。別等着後悔。秀才聽說。大怒說道。他是何等人物。房子是我的。有什麼後悔不後悔呢。你就是萬金。我也是不肯變賣的。妻子一旁勸說幾句。老秀才越發的發了牛性啦。那知事有湊巧。那個奴才一日下鄉。看見一個婆子。一個十二三歲的童子。在野地裏拾枯枝挑野菜呢。這奴才知道是

秀才娘子回到府中。硬說他挖掘陵寢。損壞蔭樹。不過想唬嚇唬嚇他。好叫他賣的意思。那知那老秀才更急啦。找到府中要質問這惡奴。經他妻子拉回。倒在炕上。氣了一夜沒睡覺。那惡奴可就弄假成真啦。次日官差來傳說。他是要犯。老秀才才知道他妻子拾柴抄菜的勾當。心中一想。這亂子鬧大啦。大哭一場。差人不由分說。帶上就走。也沒有過堂。老秀才到了那裏。怒氣傷寒。一夜間就嗚呼哀哉了。惡奴仍不放手。又把他小兒子交給縣上啦。秀才娘子一想。夫死子幼。遇見這樣事。把心一橫。投了井啦。官府明知是惡奴逼迫的。也不敢惹他。好好歹歹的將秀才之子。發配千里以外。就是陸懷忠的解役。陸懷忠接到這樣差事。半路上將此子安置在一個善良人家。他就桃之夭夭了。東撞西撞。來到四川涪州。充當馬快手。他略微的會些把式。時常留心訪求明師。如今知道侯無咎鎮南省。他就時時來親近侯無咎。侯無咎也親近他。兩人遂成莫逆之交了。正是

兵丁衙役內中多有奇人。事業功名建立何分流品。

畢竟說出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清代筆記偉著 螢窗異草

申報館尊聞閣鑒定之藏稿

可與蒲聊齋紀閱微鼎足而三

螢窗異草四編。編各四卷。都二十萬言。記述奇聞軼事共二百六十餘篇。係出有清中葉大名家手筆。署名長白浩歌子。或謂是尹六公子似村所著。尹六公子者。兩江總督尹文端公之子。與袁隨園最相契。故其筆墨亦與袁子才相近。在聊齋誌異閱微草堂之間。所記多明代及清初之軼聞。間有涉及朝章國故者。洵稗記中不可多得之作品。當光緒初年。申報館搜羅遺佚。得其藏稿。乃始發刊。出版以後。久已風行爲識者所賞。的是名貴。惟坊肆傳鈔。頗多魚豕之憾。茲本大字精校。可免此病。每部八册一函。定價大洋 元二角。特價七角二分

第十七回 甄懷仁無心洩漏洞 花老頭有意聽鄉談

話說陸懷忠與侯無咎交好。爲的是習學武藝。一日輪流巡警。陸懷忠剛到山上。向前一望。瞧見一個熟人。原來雲罩寨。也是日夜巡警的。陸懷忠一聲招呼。那不是甄大哥嗎。甄懷仁抬頭一看。說是陸兄弟呀。陸懷忠說。咱哥倆多日不見了。隨說隨走。兩人來到山下。據石而坐。就談起天來啦。陸懷忠是有心的。談來談去。談到現在。陸懷忠說。可是的。先前那些人。現在在那裏呢。甄懷仁說。咱倆自小弟兄。無話不說。告訴你不要緊。你可別對別人說。先獲住的人。在西山水簾洞呢。陸懷忠說。你說笑話吧。水簾洞是西游孫大聖的家。怎麼這裏有水簾洞呢。甄懷仁曰。你那裏知道呢。聽我對你說。這西邊山腰有個瀑布。在這裏看不見。轉過這山嘴。就看見了。由外面瞧着。就是山泉流水。其實內中有洞呢。陸懷忠又問你們吃食物呢。甄懷仁說。東南角上。剛說出半句話。自知失言。趕緊說向別處去了。陸懷忠也不便追問。二人談了一

回而散。甄懷忠遂將這話告訴侯無咎。無咎曰：「明天我到東南上看看。」次日一瞧，沒有什麼。只見上邊樹根似有手迹。細瞧石上光滑，似有人來往過的。但是瞅不出道路來。等到晚上，帶了一條長繩，拴於樹根上，再向上扒去。又有一棵樹，將身上帶的繩子扔上去，掛在樹上，牽住繩子頭，順着上去。果然有一漏洞，通內的。於是暗暗回營。報告昨非子。昨非子曰：「既有漏洞，咱就從此入去，救出人來，再說。」侯無咎千恩萬謝的，各歸寢室去了。再說誠敏在七曲山討賊，忽報袁平來見，立時喚入，問其何故到此。袁平稟說：「翁老太太歸天，翁大人丁艱回籍，翁小姐一同來了。特命小的先來報告。不久翁小姐來看老太太來呢。」說到此處，且將雲罩寨之事擱下，表一表翁家的歷史。翁太太自隨張大奇進京以後，即到定安莊去過幾次。彼時誠敏尙未出任。翁太太不時領小姐來看李太太。那時高氏的兄弟高虎軒新近喪妻，當面求他姐夫姐姐作媒，要娶翁小姐爲室。那不是癩蛤蟆想天鵝肉吃嗎？誠敬一聽，明知不成，也不敢推諉。高氏又一力的慫恿，誠敬無奈，只可向老太太略略一提。老太太最溺

愛兒子的。不然高氏也不致那樣放肆。當時老太太就與翁老太太提說。翁璧姑娘的親事。翁老太太說。有合式的人家。你姨母只管張羅。孩子也不小啦。兩位老太太本是姐妹。無話不說的。李老太太遂說起高氏兄弟。新近斷絃。人品是常常看見的。他的家私也到不錯。您看着怎樣呢。原來兩位老太太全是太古以上的人物。混混沌沌。人說怎麼就是怎麼。一生沒有拒絕人的時會。可也有一樣隨說隨應。隨應隨忘。心中是不存一物的。翁老太太比李老太太尤甚。所以當時翁老太太。含含糊糊的也沒說出一定的章矩來。李老太太也沒望下追問。過了一兩個月。李老太太從誠敏上任。翁老太太又來餞行。等到誠敏走後。翁氏母女當然是要回京了。高氏極力的款留。自從提親之後。高虎軒待敬翁老太太。比他的活祖宗。還要加倍的孝順。如今誠敏一支人已走。家中只有他姐姐當家。更要逢迎翁氏母女了。有一天在他姐姐屋中。提起親事。虎軒說。當初是兩位老太太面講的。無有什麼定禮。倘有反覆。該當怎辦呢。高氏說。可不是嗎。這全是你姐夫不會辦事。那時若叫老太太與他下

一定禮他能夠不算嗎。誠敬說。現時老太太已走。你也可以辦的。當初你們不說。我那裏想的到呢。高氏說。不用你。明日我就辦。於是三個人鬼鬼祟祟。咕嚕了半夜。次日高氏和顏悅色的向翁老太太說。虎軒昨天拿來一件玉佩。是兩個獅子滾綉球。一個獅子是玉石皮的。紅黃色。一個獅子是純白的。當中綉珠。是一半紅一半白。半個紅綉球。在白獅子爪下。紅獅子爪下。倒是半個白綉球。天生成的美玉。經良工琢磨。分外的光潤。此物是他祖宗留下的。傳於他手。想要送與妹妹。又怕他不受。求姨母賞臉。個收下吧。翁老太太說。呦。那樣好東西。何不留着傳留後世。爲什麼送人呢。高氏說。虎軒沒可孝敬的。求姨母收下吧。翁老太太糊裏糊塗的。並不推辭。可就留下啦。高氏滿心歡喜。回到屋中。大吹而特吹。顯他能幹。虎軒也以爲事體停妥。靜等擇着日子當新郎了。誰知翁老太太。在李府並未向小姐說。他送東西的話。等到過了幾天。母女回京。還是希孔看見此物。問他母親此物的來歷。翁老太太這才想起來了。從頭至尾一說。希孔說。這玉佩是李府上傳家之寶。豈是高家的呢。當先姨夫

在世曾說過此物的出處。是一位兩廣總督送給的。姨夫很珍藏着。不輕易叫人看見。如今母親受他的。此事怎答他這情呢。翁老太太說。你看怎辦。怎好。不然我就與他送回去。母子正然說話。張鎮台來望。希孔即將此事稟知。張鎮台說。這事容易。明日你與誠敬去信。就說李氏世守之珍。家母不敢擅受。至那個姓高的。也不用理他。希孔果然遵命寫信送去。誠敬收到這信。即與高虎軒說明。並讓他看那信。虎軒紅着臉。很有抱怨他姐姐的意思。不當拿此物作定禮。原來高氏過門十數年之久。只生一女。名蘭姑。誠敬因沒子嗣。常想收一小妾。託親求友。好容易買來一女。瞞着高氏。說是親戚送的。起初高氏勉強忍耐。天長日久。可就發了酸風了。鬧的誠敬無可如何。將此妾送到友人家藏躲。高氏得知。仍是吵嚷。後來還是出糶了。才算完事。一日誠敬與虎軒商議交換條件。你與我買一妾。我與你說妥翁小姐。虎軒千方百計向他姐姐說。高氏可到也應允啦。但是一時那就有現成的妾呢。將他本村認義的花姓女兒。乳名小有的。才十一歲。送到他姐夫處來塞責。高氏一看太小。也無的說。

了。惟有誠敬心內知道。是他們作的圈套。裝作不知。只是不提翁小姐之事。虎軒背地裏雖然催問幾次。誠敬一味推諉。大凡作歹事的人。無論怎樣遮蓋彌縫。終有敗露之日。虎軒在他姐夫姐姐跟前說。此女是價買的。造了一張假文約。身價錢若干兩。又暗向高氏說。我買這小孩子。不過免去姐夫的絮聒。其實要收房作妾。那是萬萬不能行的事。至對誠敬則說。別看小有太小。遲一二年即可收房。但求我姐姐應允。將來再買大的。那也是容易辦的事。高虎軒只管花說柳說。誰知事不湊巧。花小有的父親。前來看望閨女。高虎軒說。我家無人。送到李府與大太太作伴。絕沒有爲難他的地方。你一定要看。你就領回去。虎軒知道花家貧寒。沒有吃的。故以此話挾制他。花老頭子。本是莊稼老實人。聽他如此一說。可就回去了。後在莊中閒談。說起世上行善的不得善報。行惡的反大發其財。一人說。就像李善人吧。當初何等行善。如今老太太不在家。那位大奶奶可就無法無天的混鬧起來了。他家下兄弟。與他買來一個使女。剛十一二歲的孩子。每日非打即罵。人人誰看着不可憐呢。那大奶

奶自己覺着很不錯。是那不是李善人的後人嗎。一人說。你別看他呀。他將來不定是怎樣報應呢。人家二老爺。不是又作官去了嗎。將來總要作大官的。終究是行善好。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可就談論起來了。正是

善善惡惡。要聽背後人言。是是非非。世上自有公論。

畢竟花老頭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花老者蘇州告狀 李高氏北京探親

話說花老頭子聽着大家議論李府。他也不好細問。回到家中。對他老婆兒述說。那老婆子可就焦了心啦。母親那有不疼閨女的呢。次日找到高家。一定要瞧瞧女兒。高虎軒東支西支。硬說一回。軟說一回。總是不行。那老婆子死心眼。非領出小有來看。看不中。領回去。就領回去。沒吃的叫他挨餓。若是不叫他看看。言外就要喊冤告狀啦。高虎軒知道不能支吾了。應許三五天。將小有領來他看。那老婆兒又經人勸說。咕咕咕才走啦。高虎軒到他姐姐家。怎樣說個謊。才能領出小有來呢。想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對他姐姐說道。小有有個母舅。出門在外。現在回來了。想要看看外甥女兒。小有的爹媽並未說賣給咱們。說是與姑太太作伴呢。託人求我。求姑太太開恩。叫他見一見。立時領回來。我想不是大事。可就應啞。姐姐你看行不行呢。高氏一聽就發了怒啦。我花錢買的人。生死由我。他看看就看看。那是絕對不中的事。我

不管你應不應的。你也太糊塗些。虎軒碰了個釘子。又見他姐姐生氣。就不敢再說啦。到在外邊。撰了一夜的主意。想出一條道來。爽是直說了吧。把造假文約。朦哄銀錢的事。全推在別人身上。連我也是受人的愚弄了。咱們才上了這個當。如此說法。或者可以維持。不然的時節。人家一喊冤。也是瞞不住的。那時更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了。次日假裝作回家一踰。又惶惶張張的跑來。將他姐夫姐姐請到一堆。說道。我與你家辦了這些年的事。總沒有錯了的。看起來用好心眼待人。是容易上當的。說罷。咳聲嘆氣。自己報怨自己。恨不的自己打嘴巴。他姐夫姐姐問道。你是怎麼回事呀。這樣的鬧。虎軒故意的。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一下。說道。這事全是我忠厚誠實。人家才敢欺瞞我。昨日不是說小有舅舅要看他嗎。他姐姐接口說道。那是不行的事。既是將人賣給咱們。就與他花家無干了。文約上不是寫着呢嗎。如果捨不得。當初別賣呀。虎軒說。不是那門回事。原來小有的爹媽。並沒有賣他閨女。只因那年飢荒。被人朦說。將小有寄養在大戶人家。將來長大成。人再領回家去。你們兩

個老人家。沒有小孩子絆脚。也可以找碗飯吃。若是在一堆守着。那不是全要餓死嗎。他爹媽也是無法。只得允從。那個人將小有騙出來。要賣與咱們。也是我一時大意。以爲文約還能假造嗎。所以才上了這當啦。總是我的不是。他姐夫姐姐問你怎麼。今日才知道呢。虎軒說。咳。昨天我回去對他們說。姑太太不讓你們看。小有的爹媽。可就說當時言明是寄養。長大了領回。我們知恩報恩。皆因近年貧窮。不敢登門上戶的去看他。怕是姑太太嫌麻煩。如今怎麼連看全不讓呢。他姐姐聽到此處。大聲嚷道。你不會說嗎。有文約有花押。身價錢不是姓花的使了嗎。如今說是寄養就行嗎。橫豎有文約的。他打算訛詐我那可不中。虎軒說。我何嘗沒說。他們是不認賬。想要告中人拐賣他呢。他姐夫姐姐一齊說道。告就告。咱們憑文約與他打官司。那怕什麼。文約就是假的。也不是咱們造的。虎軒說。那是自然呀。可有一宗。買良家女子作妾。恐怕有干例禁吧。他姐姐覺着毒打小有。也怕是人家喊冤。遂問道。依你呢。要不叫他將銀子退了來。把人領去。虎軒聽他姐姐口氣鬆了。他就要唬嚇他啦。遂

說道。那怕辦不到。他如有銀子。何至賣人呢。不如積個德。讓他領回去。咱們吃虧。總是行好。他姐姐說。不中不中。我不能白花銀子。不然就叫中人包賠出來吧。他們三個人商量了一天。也沒有個定章。虎軒心內一想。事體總算挑亮啦。以後再說。以後吧。過了幾天。小有的媽來到高家。好幾次。虎軒一味支吾搪塞。若是別人遇見此事。與他爹媽幾個錢。也就無有事了。您想一個鄉下的窮婦人。非逼迫無路。他敢告狀嗎。可嘆高虎軒。是個錢鏽。一文錢和性命一般。先前他有錢的時會。曾有一段趣事。說來看官聽聽。就可以明白他的爲人了。莊東頭有一座破廟。無道無僧。左近的乞丐。就當作公館啦。論說鄉下的乞丐。是最強橫。不會說理的。有那土財主。他必常常去要柴要米。一個打發的。不如意。他夜間就敢放火。或是草堆柴堆。他就與你燒着。立刻見功見效。因此鄉下的老農。是不敢惹乞丐的。乞丐雖說是穿的破爛。他的吃食。也是酒啦菜啦的。所以北方人。有句諺語。是要飯三年。懶作官。廟內有個乞丐頭兒。衆乞丐全聽他的指揮。這頭兒姓金。人人稱他金二。有一天金二碰見高虎軒。先

問了一聲好隨後說高大爺您借給一點東西呀虎軒說什麼物件呢金二說就是您那盤磨子。什麼叫磨子呢不是磨麥子面的磨呀。是一個假寶盒兒。賭錢的東西。那寶盒底下。不知是怎麼作的。明明裝上個三。蓋上寶蓋。用手指一捻寶底。掀開蓋。一瞧。變了個四。人人看不出來。故名爲磨子。當時虎軒一聽。笑着說道。金二你又想贏誰呀。金二說。您不知道嗎。我那廟中來了幾個跑腿的。要飯的別名。很有處頭。處頭是行話就是錢。我們玩了幾回錢。沒有得彩。您把那傢伙借給我。贏了錢的時節。任憑您分派。就是虎軒立時由家中櫃底下取出。交與金二。說明天一早見吧。金二歡歡喜喜的去了。等到次日天色微明。高虎軒就上廟外去等。莊中拾糞的人看見說。高大爺這早。來此找誰呀。虎軒說。我望望青苗長的好不好說罷。那人走了一會工夫。金二出來撒尿。抬頭看見高虎軒。他心內就明白啦。心想這東西這早就來。他怕是我獨吞呀。於是遞了個眼色。虎軒就踱到遠處去了。少時金二懷揣三串銅錢。來到當面說。大爺很早呀。我就想與大爺送去。您來的更好。一邊說一邊掏出

寶盒。瞧了瞧四外無人。手接手的遞過去。又由懷中掏出三串銅錢。放在當地。虎軒先把寶盒看看了。揣起來。伸手去取銅錢。一把將三串提錢起。就向褲帶上去掖。金二一。就說道。怎樣勻分呀。這裏邊還有別人呢。不是我一個人辦的。軒虎說。這不是我應得的麼。金二說。一夜工夫。就是這些錢。誰也沒敢偷起來。虎軒說。我不信。我那傢伙。用一用就得這些。金二說。一個花子。能有多少錢呢。鼠子尾巴上生瘡。有膿也不多。那能像他們財主們。動不動百八十的輸贏呢。虎軒也不言語。轉身就走。這時金二那個伙伴。在牆缺口內偷向外望呢。一見虎軒要走。即從牆缺跳出一把抓住高虎軒後衣。虎軒回頭一瞧。說你們要造反呀。那人伸手順勢一掌。打在虎軒嘴上。虎軒大嚷大罵。金二也急了。扯倒亂打。廟內的花子全出來看着。也不知爲甚事。只見兩個花子。打死狗是的。打一個財主。只聽挨打的人罵。並不說出爲什麼來。後由莊中來了幾位老農。將金二兩人喝開。攙起高虎軒。推勸着回家去。這時金二才對衆人說明。有人問道。你們的錢呢。金二說。他全揣去啦。那人說。也沒打掉。說罷衆

人大笑而散。高虎軒是這樣視錢如命的人。他能花錢與小有的爹媽嗎？再說高氏真是不知好歹。既是有家中要告，就該歛迹些才好。偏偏將花家的氣遷怒到小。有身上打的渾身青紫。那日又大打而特打。小有雖是小孩子，略略也知道他爹娘要看他的話。高氏不叫他去。又終日打他。他小心眼也有主意。趁着高氏不在家。他從後門逃之夭夭了。一跑到家中，看見爹娘，放聲大哭。他娘看見閨女，臉上手上一全是傷痕，立時領着上蘇州喊冤告狀。州官略一訊問，即刻差人票傳李高氏與高夏寅到案對質。李誠敬聞知，心內發愁。怎辦好呢？只好將原差買囑好。然後上京去託人情。翁希孔情面難却，應許與州官通信。誠敬才放心回家。那知州官最忌諱這等案件。他在家中，也受過此病。非傳李高氏對質不可。高夏寅又託人運動。無非是花銀子買法而已。後經多人說合，將小有送還花家。又給了養傷銀若干兩。高夏寅跑裏跑外，從中賺了也不在少數。此事才算了結。銀子花去有千八百兩之數。豈知壞人慣作惡事。雖經多少凶險，那惡心總不忘掉。皆因打官司的時候，誠敬叫虎軒

上翁宅送過信。那日翁小姐由方宅方來。虎軒看見小姐舉止大方。天然國色。又想起前事來了。哀求他姐姐就自上京去提他姐姐。正要上京逛逛。可就應了。帶上不少的土物。來到翁宅。門外下車。翁宅家人上去回稟。立刻老媽迎出來了。高氏拜了又拜。那老媽只管抿着嘴笑。領進二門。就看見翁太太在屋中炕上。隔玻璃向外望呢。堂屋使女打起簾子。高氏剛要進門。迎面出來一位花枝亂顫的娘子。高氏向那人福了一福。那人到知禮。一樣的福了一福。把老媽使女結鬧。這位奶奶爲甚麼向穿衣鏡拜呢。這時翁太太說。我的腿近來犯了寒。恕不下炕吧。高氏不會謙恭。問了聲好。拜了一拜。也不知道坐在那裏好。還是翁太太說。老遠的來的。快上炕歇歇吧。高氏一屁股坐上炕去。翁小姐聽說高氏來了。知道他不是好人。如今來到這裏。不得不出來瞧瞧。到上屋問聲好。就出去啦。使女裝上一代旱烟。遞給高氏。高氏接來才吸了一口烟。老媽又斟上一杯茶來。高氏將烟代放在炕上。用手去接茶盅。不想烟袋裏火燒破炕毯。高氏趕緊將茶盅放下。去收什烟袋。一伸脚將一杯茶全

倒潑了裙子也濕了。紅綉花鞋也濕透。翁太太說。快與大奶奶擦擦吧。高氏由袖內摸出袖怕子。一路亂擦。口內說。不怕的。不要緊。方方正正的。坐在炕上。嘴中含着烟管。咕咕咕咕的。向地氈上直吐濃沫。老媽遞給他個痰盒。他也不知作什麼用的。放在一邊。向痰盒裏磕烟筒灰。正是

土婦村姑。那知京誠禮節。裝模作樣。徒惹僕婦笑談。

欲知高氏說出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翁小姐聯姻唐天祐 紅姑娘路遇活魯達

話說高氏來到翁宅。翁太太與他說了一回話。就要開飯。老媽請示在那裏吃。翁太太說。大奶奶不是外人。就與普太太一同吃吧。老媽領着高氏到西屋用飯。飯罷。普太太也來到翁太太那屋。隨後家人在窗外報告。唐府家人與老太太叩喜。翁太太說。免了罷。高氏隔着玻璃。看見天棚底下許多帶紅纓帽的。抬着兩架食盒。一個人手捧拜匣。遞與老媽。媽媽捧進屋內炕上。打開一瞧。紅袖子裹着一本庚帖。一本禮單。那個拜匣內盛着真金鐲子。翡翠鐲子。還有鑽石戒指。白玉翎管等等。真是光華照眼。翁太太一一收下。吩咐管家開賞。只見衆家人在外。老媽使女在內。一齊與老太太叩頭賀喜。普太太也要拜賀。經老太太拉住。才沒下炕。鬧的高氏不知所以。光着眼直看。旁邊有個年老的老媽。暗暗告訴高氏說。今日是與我們小姐下紅定吉日。大奶奶也當與老太太賀喜。於是高氏下炕。叩了三個頭。站起來說道。原來

妹妹已定妥親事了。我實是不知道。可惜我來的晚了些。把一位天仙似的小姐讓別人說妥了。我此來原是想與妹妹提親來的。如今晚了。真是可惜。高氏這話本不成話。幸虧翁太太耳聾。沒聽清楚。別人聽見也不好答白。高氏絮絮念念的還要說。有個伶俐使女。與他斟上一杯茶。遞過去。說大奶奶喝茶吧。這才把他那話打斷。若問翁小姐與誰家定親呢。原來就是唐果夫的大公子天祐。那時已中進士。在戶部當主事。大媒是方樹人。那位普太太。是禮部郎中的夫人。與唐家方家翁家。全是世交。唐果夫求出來的媒人。希孔那日在外邊應酬方公。所以高氏沒有看見過。了一夜。高氏也就回家去了。翁太太本來不大自在。又應酬了一天。身上有些發寒發燥。過了幾天。越發的沈重了。請醫吃藥。總是不見效驗。一月光景。可就駕返瑤池啦。希孔照例的成服。丁艱。回籍安葬。原來翁太太在世。常對兒女說他的歷史。自翁老爺遇難。母子逃到定安莊。後來南下。在固始鎮被庸醫將希孔治壞。後從張大奇上京。半途經多少兇險事。總計一生沒有享受過家庭的幸福。將來死後。務必送回

四川安葬。這是有遺囑的事。希孔焉敢不遵。况近來手中寬裕。又有好些親友帮忙。回籍也是容易的事。惟有道路遙遠。山川險阻。扶着靈輻行走。未免担憂。雖說各省全有照應。也是不大放心。舅父張大奇已上松藩鎮任上去了。無人與他。姐弟二人作主。後經方樹人提醒。說是趁這三年孝期。仍以回家爲上。姐弟二人這才決議。小希孔吩咐袁平。雇安人夫賃了車輛。擇定吉日。起身南下。逢州過府。地方官也有迎接的。派人護送的。天天全是袁平去打前站。若遇山林險惡的所在。小姐也能探路。所以走了幾十天。到是平平安安無事。那日由瀘州二十里舖起身。走有八九里的山路。護送的兵勇說道。前行轉過山彎。全是崎嶇小路。直通平頂山。有六七十里。人馬不易行走。大家多要加些小心。才是若過平頂山。那邊不遠。就是入川的大道了。袁平將此話稟知希孔。那時一行人。全是步下跟着駝子。希孔與小姐紅潤三個人騎馬。希孔也有時坐二人兜子。惟有小姐與紅潤。是終天騎馬。或在前或在後。老太

太的靈樞。用兩匹驃子駝着。小姐聽說道不好走。吩咐袁平保護靈樞。自己帶同紅潤。向前開路。紅潤的騎馬。也是挑選來的好馬。但是總跟不上。烏騅馬快。山路本皆彎彎曲曲。一轉彎就看不見。又有山泉山澗。古木陰森。小姐在前。只顧催馬走去。一回頭不見紅潤。叫了幾聲。只聽山谷應响。不得已轉回舊路。走不甚遠。望見前站護送之人。小姐勤住馬等候。不多時。人馬駝子全到。就是不見紅潤的影兒。希孔派人四下登山瞭望。仍是無踪無迹。袁平說山路叢雜。最易失迷的。左近又無有人家。何處去問聲呢。大家正然猜疑。忽有一個跟人在山頭上指着喊道。那不是紅姑娘嗎。爲甚的到走在咱們後邊呢。小姐轉身向後一望。果見紅潤笑嘻嘻的騎在馬上。手中拿着白兔兒。加鞭追上。小姐說。你這孩子。上那裏去來。叫我們好找。這個深山所在。那也是鬧着玩的。萬一尋不出道路來。怎好。紅潤說。小姐只管前走。我在後邊。見草中鑽出個兔兒。一箭射個正着。騎馬去拾。不想遇見與咱們送信的那個和尚啦。叫作什麼沾魯達。他問我從何處來。我說由北京送老太太靈回家。他問老爺一同

來的不是。我說老爺小姐全來啦。他說姑娘先與老爺問好吧。我奉師命去請一個人。等到四川家中。再看望老爺去。說了幾句話。誰想小姐等着急了。小姐說不是着急。這個地方最容易迷路的。說罷。仍是小姐騎馬先行。又轉了幾道彎。望見前邊山頂以上有人瞭望。小姐勒住坐騎。對紅潤說。你看前面山上有人。不像打柴的。莫不是歹人吧。到要留意。紅潤一瞧。又上來兩三個人。少時越上越多。遠望着他們。好像指指點點的。小姐心疑。不敢前進。不一時後邊衆人來到。小姐說。前邊山上有些歹人。你們大家護好靈柩。袁平保護老爺。大眾多加小心。將器械預備手下。有那胆大的跟我前去。幾人隨命紅潤由駝子上。抽出那梨花鎗來。小姐接到手中。卸去布套。跨在馬上。所用的暗器。全都帶好。正要放馬。袁平說道。山上的人好像兵勇。彷彿穿號衣似的。您看那不是一個拿旂子的麼。他們全下山衝咱們這道上來啦。別是官兵吧。小姐前去。到不要冒昧的。正說話間。就見由前上來幾個兵丁。問道。你們這靈。是上那裏去的。是不是翁老夫人的靈。袁平上前答對。果然是張鎮台派來接迎。

的隨後上來一位都司與翁大人請安說卑職奉鎮台大人命迎接大人希孔大喜吩咐來人領路。一入四川境。什麼朝天閣劍門關棧道種種險要所在。全有兵丁保護。太太平平到了本鄉。半路上就派袁平上涪州送信。袁平來到州衙。佟忠領去見見老太太。回明了話。又見了太太少爺。太太說老爺上雲罩寨啦。回來不定早晚。你上那裏送信去吧。袁平這才來到七曲山。誠敏正在雲罩寨辦匪。未能得勝。日夜焦愁。王遠又無回音。在帳中走來走去想主意呢。忽有差人進帳報告。翁大人手下袁平求見。誠敏立命喚入。袁平即將由京送靈之。述說一遍。今由某處家老爺派小的先來送信。昨到衙門稟明老太太。才知道老爺在此勦匪。家老爺想將老太太靈奉安到家。即同小姐來看望老太太。與老爺太太。誠敏大喜。問曰。小姐也一同來了麼。袁平說一同來的。誠敏說。你在外間歇息歇息去吧。我與你老爺寫封信去。我正想求求小姐帮忙呢。袁平曰。小姐的武藝近來越發精熟了。就是紅姑娘也是很可以的。誠敏問紅姑娘是誰。袁平回道。就是小姐由江蘇帶來的紅潤。誠敏說。那更好。

啦。回去替我說吧。就請小姐同紅姑娘先來才好。袁平說。此處匪人還有些棘手。廢誠敏曰。咳。不用說了。我請來多少能人。全未得勝。匪中有一女子。是很不易擒獲的。現時昨非子無定僧全在此辦匪呢。袁平說。既是如此。老爺請寫信吧。小的急速回去。就是說罷。退出帳外。正是

人類無齊。能人背後有能人。
世界大千。強中更有強中手。

畢竟後事若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水簾洞內救舊友 荒草菴中逢劍仙

話說李誠敏與翁希孔兩人自小相契莫逆。其親愛有逾同胞。翁小姐與李太太如同母女一樣。所以不俟到家。就派袁平先來送信。過了三五天。希孔與小姐就來到涪州衙內。再說雲罩寨的事。那天侯無咎聽陸懷忠說。東南角上漏洞。告訴昨非子。昨非子自己又去探看了一回。回到帳中。與無定和尚商議進去救人。侯無咎也要去。三個人商量妥當。各備器械。又定了口號。換上短衣快靴。暗暗出營而去。侯無咎帶着繩子。到了那裏。將繩拴結實了。三人緣繩而上。侯無咎救友心切。先由漏洞扒進。誰料內有機關。他自己人出入。是不能觸動的。若是外人不知道。非碰上不可。何況是夜間。看不出呢。什麼機關呢。哈哈。並不是甚麼精巧的。是一塊翻板。若是誤撞着機關。那塊板一翻。即將人摔下去。可也不深。摔一下子。也不致廢命。到是不好爬上來。當時侯無咎一脚觸動機關。那大板一翻。侯無咎不知下邊深淺。恐怕傷命。

立時施展縱躍之法。跳在那邊石上。只覺腿上胳膊上擦傷了些。掏出自來火一照。見那木板直上直下豎起。離那邊實地下才六七尺寬。側耳細聽。沒有什麼動靜。原來此處沒有賊人看守。離他的關門還遠的多呢。昨非子剛想鑽入。聽見裏邊有响。立刻止住。遲了片時。無有响動。遂用口號探問。侯無咎此時知道無人把守。又聽山上猿聲夜啼。更放大了胆。說道有塊翻板。被我誤撞上了。到不碍事。老爺兩位進來吧。昨非子聽畢。口號傳知無定和尚。二人挨次爬入。躍過那溝。三人集一處說。陸懷忠說洞在西山坡。咱只可陸續前去。不可一齊進。前邊若有事。後邊好有防備。三個人相離二三丈遠近。侯無咎說很對。仍是我在前探路吧。三人轉彎抹角。穿林過水。慢慢奔西面山上行走。原來漏洞在對口川水裏。進了洞不用再過川口了。三個人走到西山。遠遠就聽見水响。昨非子在當中說道。水响的去處。定是瀑布。或者就是那裏。如是那裏。他們必有人看守。侯兄將薰香。端正在手。以便行事。侯無咎立刻站住。三人到齊。彼此將香燒着。用盒蓋緊。揣在懷內。直奔瀑布而去。到了那裏。叫聲慚。

愧並無一個賊人。無定和尚到多了心啦。他說師父莫非不是此處吧。爲甚無一人把守呢。侯無咎說。此處彷彿有迹。咱門瞧瞧再說。走至跟前。是一塊大石伸出。水由石上流下。旁邊有小石磴。光滑可以行走。曲曲折折。有上下的痕迹。侯無咎說。是與不是。我先探探。蹲在石磴以上。一手扶住石壁。一手伸入水內一摸。果然是空空的。侯無咎此時也不管深淺。低下頭閉上眼。向內一鑽。卽爬在石上。趕緊將兩腿走進。掏出自來火照看。果然是洞。裏邊隱隱約約有呼吸之聲。無咎傳出口號。昨非子師徒在外巡邏瞭望。無咎在內抽出單刀。左手握定。右手舉着自來火。摸索蹲行而進。行未數步。頓覺高大。用火一照。可以立起行走。原來此洞只有口進。近去不遠。就有六七尺高。五六丈深遠。是個平洞。一直的。剛走不遠。就聽內中有人說話。那不是侯兄嗎。一定是將巢穴破啦。大凡由黑處向亮處看。是逼真的。這說話的是誰。原來賊人將王寬葉光庭收入水簾洞內。王寬仍是破口大罵不止。後又收進朱爲貴。王寬更是罵不住口。經朱葉二人勸着。才不罵啦。每日有小婁兵送飯。吃飯的時節。放開

一隻手。吃完仍舊網上。洞內黑暗無比。略微通點空氣。至於大小便。拉屎撒尿。也是在洞內。無人打掃的。好的是洞內寬綽。要是窄狹。就要薰死啦。洞內不知晝夜。送飯的婁兵。也是提着燈籠。內中望見燈光。知道是白日送飯來了。那時朱爲貴在外邊。陡見火光一閃。以爲又是送飯的。睜眼一瞧。忍見來人持刀而人。細看才辨出是侯無咎來啦。他看見無咎歡喜的就嚷出來了。侯無咎一聽朱爲貴聲音。立時說道。快別嚷。我是私自來救你們。內中有外人無有。朱爲貴說。就是我們三個人。侯無咎此時已到面前。問他二人呢。朱爲貴說。還在裏邊呢。無咎當時放開朱爲貴。朱爲貴說。我的手脚綁腫。你先進去放起他們來。咱好一齊出去。侯無咎又向裏走。放起葉光庭。又放開王寬。四個人慢慢走到洞口。侯無咎說。我先出去外邊看看。若無動靜。回頭再攙扶你們出去。於是無咎鑽出洞口。暗暗告訴。昨非子。昨非子說。他們手脚已腫。我有妙藥。你拿進去。讓他們就泉水咽下去。就會不疼。然後再一位一位的背出來。無定和尚說。我跟你進去。就是不多一時。將三個人背出洞外。昨非子說。他們三

個不能行走。咱們只好一個人背一個人。背着走吧。少時天亮。那就不易走啦。他們六條好漢。全是俠義英雄。也就不消客氣。一人背上一人就走。那位看官說啦。你這小說。雖是胡謔。也要近乎情理。東南山上的漏洞。你說在對川口水裏。西山水簾洞內。藏着要人。怎麼三個人進來。作了那些事。也無人知覺。莫非賊人全睡覺呢。列位莫忙。其中有個原因。略等一等。說與列位聽聽。對不對。皆因漏洞通對口水裏邊。賊人以爲是絕對無人知道。所以那處設一翻板。那就是很緊緊啦。至於水簾洞內。藏人七八十名。婁兵知道的。也不過幾個心腹人。那更不用看守的。況且這些日子。山外官兵佈滿。日裏常常打仗。夜間把守對川。梭巡關門。全是緊要的事。袁氏兄妹。全神照應對敵。那裏想到有人來偷人呢。所以昨非子三人。到平安無事的救出人來。可是有一樣。由西山奔漏洞。非過密松林不行。那時天氣正交五鼓。正該袁挺查關。袁火防川。由關門到對川。必走松林大道。昨非子身背朱爲貴在前。就望見林內林外。燈球火把無數。昨非子不知道是他二人調防。誤會是走漏風聲了。立時

一聲暗號。回身奔西北飛跑。本來山中無有道路。七高八低的瞎撞。也不管是山澗。也不管是森林。一人前走。二人後隨。走到東方現出魚肚白色。也走了有二十餘里。又向前轉了幾處山嘴。天光可就大亮咧。衆人找一個大石崖下。放下背負的人。身上鬆爽鬆爽。登在高處向後一望。並沒一個人追來。到也放心。又向四下觀看。只見極西山拗內。隱隱約約的像有草菴。這時葉光庭可就好些啦。若是平川道上。自己可以行走了。惟獨山路崎嶇。未免腿腳不大得力。折了一個樹枝扶着。跟在後面。朱王二人。因年歲關係。仍覺酸痛。昨非子又與三人藥吃。俟無咎背起朱爲貴。無定和尚背起王寬。昨非子攙扶着葉光庭。慢慢行走。等到了草菴近處。日色已交辰牌了。只見菴門大開。門檻上坐一位老尼僧。兩隻手按住膝蓋。骨瘦如柴。又聾又瞽。在那裏向陽呢。東邊牆角下一個女孩兒。躍上跳下的玩耍。衆人來到菴外。放下背上的。人。王寬找一松樹根下。臥倒。朱爲貴坐在一塊青石上。葉光庭手扶着頭倚於樹後。昨非子上前向老尼問訊。說了幾句話。老尼一字不理。若爲不知。昨非子也不敢再

說了。侯無咎蹲在王寬身旁。問他從先拜山請罪的事。王寬從頭述說。無定和尚向衆人道。咱們腹內空虛。覓些山菓充飢也好。昨非子指道。那邊紅實纍纍。想是桃子。你只檢熟的摘些來。無定和尚應聲而去。這時那女孩子光着眼來看。只聽侯無咎提起。昨非子與袁點點交手的事。女孩子即時跑到老尼耳邊。咕噥了幾句。只聽老尼問曰。你們所說的。昨非子他來了麼。昨非子應道。弟子在此。原來昨非子早知老尼必非常人。不然如此深山。終年無人到的所在。一個老尼。領一女孩子。敢居住麼。所以立時走至老尼面前。老尼曰。是你不知。你師父有位師妹。那就是我。如今你如此熱心。何時是了。昨非子素聞有位女師叔。劍法高妙。能曉過去未來之事。想必就是此位了。今聽老尼自述。昨非子即刻頂禮膜拜。老尼略一開眼。碧澄澄神光。冷氣襲人生畏。老尼曰。雲罩寨一事。我已盡悉。袁點點不日即除。只有戒寶要費些手脚。呢。臨時必有人幫助。這時無定和尚已摘了桃子來。老尼吩咐取來。昨非子雙手奉上。老尼用手摸了摸。數一數。每人二枚。命女孩子由菴內取來一壺白水。斟於碗內。

吩咐每人只許略飲一口。衆人遵命。但覺吃下桃子。肚中已飽。飲一口水。倍添精神。王葉朱三人。手足也不覺疼痛啦。六位好漢。一齊跪倒拜謝。老尼曰。來路非去路。繞道是近道。出山必進山。塞川方過川。切記吾言。你們去吧。昨非子不敢多問。只得率領衆人叩謝而去。王寬朱爲貴二人。也不用背着啦。正是

深山大澤。多有異士奇人。俠客劍仙。愛住草菴破廟。

欲知六人歸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